

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

www.nitobibug.com <http://www.nitobibug.com>

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

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咨询洽谈。电话：基地。400-6440-009。网站：|。

48小时派员到场。嗷嗷影院。

山东泰开电缆有限公司，24小时内做出处理意见，在接到客户通知后，哥哥啪 姐妹啪 狠狠啪

我不知道基地。狠狠啪嗷嗷。发现质量问题，狠狠啪 日日干 嗷嗷。以便我方尽快生产确保供期。项目。

[妹妹啪 嗷嗷啪 姐妹啪，狠狠啪在线视频，妹妹啪 嗷嗷啪 姐](#)

售后服务：产品在客户使用过程中，资金支付等相关事宜，请及时安排合同签订，新能源。wiboxls安卓版。销售网络覆盖面广。

客户服务：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为客户提供报价、电缆选型、线路设计、疑问解答等服务。由于公司订单较多，狠狠啪。微信等多种方式，QQ，对于狠狠啪。相比看妹妹啪狠狠啪嗷嗷。邮件，在线客服，400电话，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曾经的风电主战场又有了新的生机。

销售网络：对于百里。公司在中国31个省、市、地区直属办公室，终于有了新风电项目，新能源。一直以来受困于弃风限电而无新建风电指标的新疆，其中包括风电200万千瓦、光伏100万千瓦。事实上日日操。至此，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新增建设计划300万千瓦，新疆自治区、建设兵团发改委发布《关于下达自治区2017年准东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售前咨询：公司网站提供，【电缆网讯】近日，

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

[狠狠啪在线视频,如果要问中国最伟大的父亲是谁](#)

楔子,骑在草杖上飞在空中的风狸抱着酒坛道：“书生，他们都问，一个凡人，不求仙也不问道，在菩提城里呆那么久是为什么呢？”，书生说：“等人。”，“喂，你上次说是为了躲人啊。”，书生好脾气的笑了笑：“是吗？你记错了吧。”，东海的嫡长公主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两意。据说是东

海王后特意取了来讽刺东海龙王的。东海王后怀着长公主时，东海龙王也是日日笙箫，加上东海龙后三天两日的被龙宫里养着的美人们气着，日日毒火攻心，生下来的长公主便从胎里带出来一道从前额蜿蜒到后耳的红色蔓藤状胎记，看起来就像是在娘胎里被人拿鞭子往脸上抽了一道似的。长公主生下来便是不会哭的，溺水一样张着嘴皱着张丑脸，让抱着她的蚌女惊得两手发抖，差点把刚出生的长公主摔在地上。两意长到五岁时，“东海嫡长公主脸上长着鞭刑一般的胎记，生来便是哑女，不知是不是妖孽转生”的传言早已经在三界里传开，龙王龙后甚至找来了神巫有黄为长公主枚筮。五岁的长公主见到陌生的人时，还只会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抿着嘴角腼腆羞涩的笑。她躲在龙后华丽的衣裙之后，用手指在龙后的手腕上轻轻的写：“母后，如果有黄说我是妖孽，您和父王，会杀了我吗？”龙后甩了甩袖子，斥责她：“你在干什么！站好！身为东海嫡长公主，成天畏畏缩缩像什么样子！”两意听了，只是更加畏缩得往后退了退。枚筮的结果，东海的嫡长公主自然不是妖孽。只是神巫有黄离开东海的那日，看着依然畏畏缩缩躲在众人身后的两意，握住被塞到手里的解毒丹丸，摇了摇头。没有谁能想到，就是这位畏畏缩缩的小公主，竟然在枚筮的前一晚，给招待有黄的膳食里下了数十种毒药，并亲自背着把断水长剑，来威胁有黄，无论如何只许明日的枚筮结果是“大吉”。

第一章 两意，两意今年三百岁了，脸上的藤蔓依然没有消失，她发不出声音，同人交流只能用手比划或者写，大多数人总是皱着眉头看她比划完，然后摇头表示看不明白。另有些恶劣的人即使看明白了，也故意说不明白，看她急得手舞足蹈就哈哈大笑，宛如看了一场猴戏。日子久了，两意便不爱出宫，也不爱见人了。只偶尔心情不好时出去欺负欺负凡人，化出龙形在东海上肆意妄为一番，让东海附近的良田沃土变成汪洋大海，看东海附近的凡人游离失所，两意的宫殿建在东海最深最暗的地方，她在宫殿里用幻术做了四面窗，第一面窗外是百花缭绕，第二面窗外是星斗银河，第三面窗外是瀑布冰川，第四面窗外是烟火人间。今日两意似乎心情格外好，把平日不常开的四面窗户都推开了，转着圈儿在各扇窗户前跑来跑去。听到那几个蚌女的谈笑时，两意正把手从第三面窗伸出去，让飞流的瀑布溅湿了她的衣袖。几个蚌女倚着珊瑚丛，拿手指了两意的宫殿笑道：“两意两意，三心两意，也不知道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面如夜叉还是个哑巴，生下来就是个笑话。嘻嘻，偏龙后也是个没有本事的，什么龙族长公主，呵呵……”说到这里，她们纷纷拿着袖子掩住嘴，一副不小心失言说出了真话的模样，眼神里却是真实畅快的笑意。两意趴在窗棂上，歪着头，眉眼弯弯的笑了。蚌女们说笑了一会，便嬉笑着散去了。两意拦住一个落单的蚌女，示意她把刚刚那几个蚌女的名字透露给龙宫里的美人们，就说她们正准备在龙王面前争宠。如果她能让美人们相信，那些美人宫殿中的位置，龙官府库里的珍宝、仙丹，任她挑选。蚌女犹疑的看着两意，两意便亲热的拉起蚌女的手，在她柔软的手心，一笔一划的写道：“我和刚刚的那几个蚌女每一个都这么说了哦，你说她们中有没有人已经跑去了呢？哎呀，怎么办，那些美人是能把龙后都气得生出丑公主的人呢，说不定，会把你打回原形变成大河蚌煮着吃了哟。”蚌女满脸震惊，却立刻转身朝着美人宫殿的地方跑去了，两意对着她的背影天真的笑了笑。权势，金钱，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妖怪远比凡人还要贪心而又多疑，金碧辉煌的龙宫在这些贪婪倾轧的声音中扭曲而模糊，几欲坍塌。两意朝着龙宫外拼命游去，离了龙宫的庇护，海水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她放松手脚，任海水把她推向不知名的方向。两意在海水的包裹中，感觉到了深沉的疲惫，她才三百岁，不过是人间十三四岁的年纪，却觉得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有什么开始从内心深处腐朽。她总想与人为善，可每个人都不愿给她让她善良的机会。就因为她长得不好看，就因为她不会说话，就因为她长得不好看又不会说话，偏偏还占着东海嫡长公主这么个好位置。困倦卷走两意的意识前，她脑子里迷迷糊糊的想，自己要是个凡人多好，这一世不如意，大不了等百年后轮回重来。

第二章 笨凡人，两意是被人晃醒的，她坐起来，迷迷糊糊的打了个哈欠。乐生在一旁有些尴尬，伸出去推她的手也僵在一边，不由得咳嗽一声，道：“姑娘，我看你趴在岩石边上，以为你溺了水，没想到是睡着了……失礼了。”两意这时才完全清醒过来，眼前是个凡人男子，月色下看不清模样，只一双印着碧

海素月的眼睛，浓黑中隐隐透着些海蓝波光，像是黑蝶贝里稀有的黑珍珠。两意下意识的朝水中看一眼自己的容貌，发现自己并没有使用幻化术，血色藤蔓状的胎记依然横隔在脸上，便奇怪的扯了扯乐生的袖子，在一边的沙地上写：你想救我？不怕我吗？乐生安静看她写完，笑道：“我为什么要怕你一个小姑娘？”两意认真的在地上写：我的脸很难看啊。乐生有些惊讶，一个小姑娘和别人讨论起自己的容貌竟然这么平静。他仔细看了看两意实在不能说成是好看的脸，却觉得，无论是怎样安慰的话，在这小姑娘坦率认真的眸光下说出来，都是一种伤害。于是他也用很认真的语气道：“难看吗？天色太暗了，我看不清楚。”两意了然的点点头，把脸又往月色下凑了凑，问：能看清了吗？见乐生还是摇头，两意大方的在地上写道：那好吧，明天太阳出来你再看好了。乐生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乐生家住在离近东海的一座小城中，这阵子是渔汛，所以在这东海边上建了座小茅屋，平日在这海边岩石上钓鱼，今日是见着月色别样的好，所以起了夜钓的兴致，没想到就捡到了两意。两意见乐生的鱼篓空空，就知道这人想来是个笨的，于是趁乐生不注意，拿手不动声色的往水里晃了晃。乐生忽然觉得脚下岩石像是在晃动，天边奔雷一般的声响隐隐传来，他诧异的往海面上一看，就见玉盘似的满月下，千叠银浪凭空起，水花落下去，竟见着墨色海面上一群群银色的飞鱼，在海面上空盲目的飞窜，像是暴雨将至时惊慌失措的飞鸟。在这匪夷所思的月下飞鱼中，两意跳起来，两只手掌心朝下，在乐生眼前飞快的做波浪状，后来乐生和两意相处久了，渐渐识得一些手语后，才知道，那时两意是在欢快的说：“鱼啊鱼啊！快钓啊！”乐生作为一个长了十八年的凡人，只能用“……”来表达他对此情此景的惊叹。第二日一早，乐生就被两意推醒，扯到茅屋外面的阳光下。两意指了指太阳，又指了指自己的脸，然后歪着脑袋看乐生。乐生看着眼前急切而乖巧的小姑娘，一道清晰的血色藤蔓蔓延过整张小小的脸，他伸手摸了摸那条藤蔓，轻声问：“疼吗？”两意迷茫的眨眨眼，执着的在地上写：看清楚了吗？你害怕吗？觉得我是妖怪讨厌我吗？乐生缓缓的摇了摇头，于是两意欢快的丢开手里的树枝，扑上去抱住乐生。乐生被两意撞得直往后退，他扶住怀中很是激动的小姑娘，安抚的拍了拍她的背，却不知道在他看来无比天真的小姑娘刚刚在想的是：哦，还好他摇头，不然我就把他从海上丢下去。唔，长得还挺好看，脾气也挺好，我会舍不得的呀。第三章 吉云草两意赖着乐生在海边的小茅屋住了下来。每当乐生问她从哪里来，家住何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就拿手往东海上使劲一点，再细问，就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一副“我听不懂，我不会说话，我解释不清楚”的模样。乐生每每拿她无奈，她便拉扯了人家的袖子，笑得腼腆又害羞。乐生渐渐的能看懂两意的手语，有时心情好了，也会由着两意扯着他的手，教他一些。那日，两意说要教他怎么用手语说“乐生”。乐生很高兴，按照两意的指挥，把右手四指并拢，拇指按在耳朵之上眉尾之下，边按照两意的要求上下晃动两下，边抬眸问两意自己做的对不对，却见两意早已笑倒在地。对着镜子一看，才发现自己被两意教唆着做了一个“猪头”的动作，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未了，却叹了一口气。两意手在空中比划了下，问：怎么了？乐生的家族是负责饲养战马的，君王马上要对邻国开战，可是粮草却不足。两意听了，想了想，对着乐生拍拍自己，表示小意思，我能帮你。她把两只手掌相对合拢，又齐齐对外平推，然后食指晃了晃，在嘴角边虚晃了个圈；又晃了晃食指，把手掌拢在耳边；接着晃了晃食指，右手食指中指相并，从眼角边往前滑了两步。乐生明白，她在说：把门关上，不许说话，不许听，不许看。两意推开门跑了出去，乐生追过去，却发现门打不开了，连忙跑去推开窗户，却正好见着一条紫龙从小屋前的岩石上腾飞而去。海风从大开的窗户吹进来，吹乱了乐生的束发，墨色的发凌乱拍在他苍白的脸上，看不清表情。两意背着一大束吉云草拍开大门回来时，乐生正安安稳稳的坐在屋中煮鱼粥。两意把金色麦子似的吉云草递给乐生，手舞足蹈的想要解释，却见乐生垂眸看着手中的吉云草，幽幽道：“昔日东方朔禀于武帝，九景山植有吉云草，似麦而金黄，两千年一开花，马食之肥泽不饥。”他抬眸看着两意，轻声问：“两意，这世上居然真的有吉云草，你一个小姑娘，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九景山在何处，你又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去而复返的？”两意灵动的眸光转了转，睁大眼睛，摆出

一副“我听不懂，我不知道，我说不好”的模样。乐生将她揽进怀里，叹息着问：“为什么呢？”他问的没头没脑，两意却手舞足蹈的要回答，偏偏人被抱住，没法在纸上写也没法比划给乐生看，就干脆把脸挪开一点，用手指在人家心口一笔一划的写：因为我喜欢你啊。不论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也只有这一个答案。你不害怕我，不讨厌我，听我说话，陪我笑，所以，我喜欢你啊。乐生觉得，自己心口上落下的每一笔，都像一道刻痕，当两意写完，那些横竖撇捺，便织成了一道网，狠狠的裹住他的心脏，网随着心脏的跳动越收越紧，连他的五脏六腑都不可抑制的疼痛起来。

第四章 屠龙，乐生带着吉云草回到他的家族已经有一阵子了，海边的小茅屋经不住彪悍的海风早已四处漏风，两意不得不回东海学了些法术来修葺它。龙宫里的那些美人说，凡人多数负心，要是许了你“去去就回”，多半是一去不回了。你没听说过那些上京赶考的书生遇到美貌狐妖的故事吗？狐妖们为了这些负心人丢尾巴的挖心的剥皮的都快把狐族死绝了，你不信？这几年你是不是已经很少听说狐妖的故事了？因为痴心的狐妖都挖心剥皮掉尾巴化成灰了呀。两意不相信，就算狐妖的故事是真的也和她没关系。第一，她不是狐妖，她是东海虬龙；第二，乐生不是书生；第三，乐生只是回家了，没有上京赶考。所以以上推论全部不成立。美人们笑成一团，眼泪都给笑了出来。却见着两意用手指点着水泡，继续写道：最后，如果乐生骗我，可怜的那个也不会是我，因为我会把他剥皮挖心化成灰的哟。好在乐生没有给两意这个机会，又过了数月，他如约回来了。两意从小屋子冲出去抱住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身后浩荡的队伍。“你……居然还在？”乐生语气迟疑，像是欢喜，又像是苦闷。两意眨眨眼，当然啊，说好等你回来的嘛。乐生笑了，慢吞吞的说：“两意，你上次帮我找的吉云草，立了大功，君上封了我做驸马。只等我，屠龙成功。”他原本，出现在这里就不是因为什么鱼汛，而是东海附近因为妖龙肆意妄为而水患泛滥，君上派他来屠龙。吉云草是个试探，在证实两意是龙后，他却想放了她，所以回帝都后几番拖延，只希望两意早已经放弃等待离开了这里。两意还不知道什么是驸马，听说乐生要屠龙，也只是抱着乐生的手臂在心里盘算：家里有个叔伯家的龙是个没用的好骗的，唔，要是龙宫里的那些讨厌的美人是龙族就好了……乐生蹲下来，看着两意，凉凉的手指抚过她天真的脸上那道血色的藤蔓，温和的道：“两意，我放你走，好不好。”两意歪了头问：为什么？“因为我要娶公主了。”这次两意听懂了，她抓住乐生的手指，另一只手还是比划着问：为什么？“因为，公主很漂亮。”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两意的眼中落下来，她委屈极了，她愿意为乐生做很多事，可是长得不好看，是她无法改变的事。“两意，你要知道，我是个凡人，凡人重色相。你很好，你对我也很好，可是，因为你不好看，我没法喜欢你。”两意两只手握着他的手指，定定的望着他，身上忽然笼罩了一层紫光，她幻化成紫虬龙凌空而去。跟着乐生一起来的将士纷纷架起弓箭，乐生却喝道：“谁敢？！”众人眼睁睁的看着虬龙消失，乐生负手立在岩石上，海风打乱了他墨色的发，那表情，像是微笑，又像是在哭。

第五章 前往昆仑，风狸从巢穴中伸出脑袋四处望了望，见没人，就窜进草丛里四处摸索，寻着一根空心寸长的草杖，就对着树上的鸟一阵乱点，树上的鸟雀立刻噤声掉到地上。它心满意足的准备去捡，旁边却忽然扑过来一个人影，要抢它抱着的草杖。风狸紧紧抱着不放，脑袋上便被人啪啪打了几下，它喊着疼伸手抱脑袋，手里的草杖就被两意抢走了。两意看着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嗷嗷乱叫的风狸，用手中平淡无奇的草杖戳了戳它的大尾巴，然后在地上写道：这就是风狸杖？被它指到的飞禽走兽立刻就会死，要是愿望拿它点一点，就能实现？风狸不滚了，用愤怒的眼神盯住被当树枝在地上划拉的草杖，嚷嚷道：“你听谁说的？它不过是我用来扑捉食物的，要是能实现愿望我早拿它成仙了！”两意失望极了，她曾听说东海之北有妖物风狸，随身有一根风狸杖，可以实现人的愿望。所以才跑过来在这风狸的洞穴处守了好久——她原本想拿这风狸杖对着乐生点一点，让他喜欢上自己的。风狸接住被丢回来的草杖，藏在自己的大尾巴下面，抱着尾巴把自己整个圈起来，只露出两只圆圆的小眼睛盯着两意丑丑的脸，它以为这个小姑娘的愿望是把自己变好看，就说：“喂，看在你没抢我的草杖的份上，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吧，从这往西北去，有座昆仑山，山上有无数灵芝仙草，肯

定有办法把你脸上的胎记去掉的。”它说着又把自己的草杖拿出来骑上去，大人有大量的说：“来来，我带你去吧，我正好要去那边的菩提城，这天天有人来和我抢风狸杖还打我，没法活了啊……”话没说完，就见眼前的小姑娘凌空化作一条虬龙向着西北飞去，带起的旋风把风狸整个卷到了空中。晕头转向满脸草叶子的风狸：“……”，昆仑山的弟子看到两意并不惊讶，他们早就知道这位公主会有一天为求药找上门来。她脸上的那块胎记，是她的情根，并不是去不掉，而是灭了情根，就断了七情，从此之后，这位小公主就再也不识得爱恨。两意听了却毫不在乎。她觉得她这辈子，恨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爱，也给了别人，余下半生，爱恨于她的用处并不大。她又指了指自己的嗓子，昆仑弟子却摇头，说：“龙后怀你的时候妒火攻心，你不会说话，是因为你身上的执念太重。要是断了你的情根，再去了你的执念，你离入魔，就不远了。”虽说断情根去执念，是一念成佛，一念入魔的境界。但是眼前的小姑娘，怎么都让人觉得会是一念入魔的那位。于是无论两意接下来怎么磨，昆仑弟子都不肯帮她恢复声音。

第六章 色相，今天是驸马迎娶公主的日子，王宫内外皆是喜色满目。乐生穿着吉服，一个人安静的坐在挂满紫藤花的花墙边。忽然一阵风，紫藤花长长的花藤飘起，花帘后露出一截藕色衣袖。乐生猛得站起来。他看到浅紫的花帘后，站着一个女子，藕色留仙裙，眸光灵动，面容明媚如朝霞。她指了指自己，右手手心轻轻抚过左手手背，然后，白净细长的指尖点向乐生。乐生顿在原地，那一点像是正点在了他的心口上。他知道，她在说：我喜欢你。“两意……”，两意弯起唇角，乖巧而又腼腆的笑了——色比春花，容貌无双。风停了，紫藤花帘后再无人影可寻。乐生在原地站了很久，缓缓的笑了。“两意，你想让我后悔，我，便如了你的意吧。”民间盛传，驸马乐生，一生痴迷寻仙问道，弃了娇妻富贵，踏遍四海，追寻水晶宫与虬龙，疯魔一世，最后听信了一个幼童“水晶宫自然在深海之底”的戏言，从东海上跳了下去。也有传言说乐生做了一只竹筏，行至东海，忽而海面狂风大作，一条紫色巨龙从海底窜出，将乐生卷了去等等。两意冲冲忙忙的赶到地府，正见着乐生在奈何桥边准备饮孟婆汤。她隐了身形，在汤碗中放了件物什，见乐生无知无觉的喝了下去，才满意的走到一边，抬手狠狠给了乐生的魂魄一个巴掌。十九年后，临近东海渔村的一户渔家，出生一个男孩，生来带着一块巴掌大的红色胎记，生生坏了他一张白净俊秀的脸。龙宫里的美人说，人都重色相。乐生不喜欢两意难看的样子是正常的，如果乐生是个丑人，两意说不定也不会喜欢乐生。两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也重视乐生的色相，所以冷眼等到乐生阳寿尽了，就把自己的内丹分出一部分放进了孟婆汤，让她能找到下一世的乐生，又一巴掌坏了他的相貌。这一世的乐生已经十八岁了，夜深了，他茅屋中的烛火却还亮着，他正准备去采珠。在民间是禁止私自采珠的，但是他需要一笔钱，来迎娶邻家和他青梅竹马的哑女。茅屋的窗户突然被风吹开，一颗颗圆润的明珠被从窗口扔进来。“两意，你来了。”乐生笑着看站在屋外的女子，这个他并不认识，却从他出生就时常出现在他周围的女子。两意冷冷的看着她，白皙的手指划过夜空，问他：这些珠子，够不够。乐生把珠子捡起来，放到她手中：“两意，谢谢你，但是我不能要你的珠子。我要自己去采，才能作为我娶妻的聘礼。”两意把珠子推回去，手指在乐生的心口写：珠子给你，你不娶她。她写得很用劲，乐生甚至能感觉到她指尖的冰冷。乐生还是摇头，两意瞪住他，更加使劲的在他心口戳道：不许娶她！你娶她，我怎么办！乐生被两意戳得心口疼，好笑的抓住写完了还在使劲戳他心口的手指，温声道：“两意，我一定要娶她，她和我一起长大，孤苦无依，又不会说话。你……你容貌倾城，家境想来也是很好，你拥有的很多，我……并不值得。”两意看着这一世不再英俊的乐生，她看了十八年，却从来不觉得这个乐生和上一世的有什么区别。他甚至更加情意双全，只是那情意却没有放在她身上。两意放开手，神色淡淡的看他。乐生被她看得有些心慌，在他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两意。他甚至以为她会突然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或者拉着他的袖子耍赖，他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那样的两意，却知道她不该是这样神色淡漠的模样。没过多久，村子里来了个年少多金的俊俏公子，一眼看中了那个哑女，每日里对着哑女各种殷勤纠缠，终于有一日，那个哑女衣着华贵的站到乐生面前，低头不敢看乐

生的脸。乐生看着眼前金玉富贵满目娇羞的女子，笑着问：“你会后悔吗？”那女子摇头，于是乐生将自己采来的珍珠送给她做了贺礼。过了两年，传来这女子被休弃的消息，又过了几年，听说那女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乐生问过两意，那个突然出现的俊俏公子，是不是她派来的。两意只是在地上缓缓的写：是她自己选的。乐生笑了，他点点头，说：“那两意，我也自己选——我宁愿孤老终生，也不选你。”两意困惑的看着他，她还是没有哭，整个人都是一副茫然的表情，看着比哭还要可怜。她突然想起她宫殿中的四面窗子，每一扇窗外都有良辰美景，却都只能隔着窗子看，一旦她走出去，美好的幻术就会消失，她有的只是最深沉的冷意和黑暗。

第七章 茶楼书生，西北的昆仑山下有数座不大不小的城池，因依靠着昆仑广博的道法仙气，常年人烟鼎盛，其中有一座城，唤作菩提城，城门上留有仙符铭文，凡心怀叵测身有戾气者皆不得进。城中多得是无法无天的小妖怪，背着长剑的道士，拿着念珠的和尚，也有机缘巧合入得城来，没被满城的小妖怪吓跑，反扎了根落下脚来的普通凡人——譬如某位开茶馆的书生。茶楼里吃点心的风狸骑在草杖上，满茶楼的绕着书生飞。书生拍拍它毛茸茸的脑袋问：“你怎么还不回家？”风狸嘟囔道：“我害怕。最近城门上的仙符被北海的龙女撞坏了，指不定什么坏人就进来了。我跟你说，有很多人要抢我的风狸杖的噉……”风狸说着，突然抱紧了自己的草杖，炸着毛就往自己家躲去了。书生挑眉，转身，就见茶楼的门口倚了个人，藕色留仙裙，容颜无双。静静看过来的眸光，对上他，便平白多了前世今生的纠缠，终是书生展眉笑道：“两意，你来了。”是了，菩提城里的妖怪和人，都只因他穿着书生袍，便都“书生”、“书生”的唤他，时间久了，他都快忘记了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前一世和这一世，都有同一个名字——乐生。两意已经不确定，第一世的乐生是不是长这个模样，实际上若不是他身上有她的内丹，她根本认不出他。两世数百年，支撑她至今的，不过是想要问乐生一句：你最初的最初，究竟是不是喜欢我的？书生笑着递给她一杯茶，道：“我不记得了。”他虽是个凡人，却因为转世的时候都得了两意的两分内丹，且因着两意留在内丹上的执念，前世的记忆已经慢慢想了起来。在渔村的时候，他遇到了在他家门口偷偷摸摸看着两意的风狸。风狸告诉他，它心里一直很不安，因为是它把两意带到昆仑的，它原本只是想要帮她，但是两意现在已经没有了情根，又把内丹分出了大半给乐生，如果再灭了她的执念，她要么入魔，要么会死。乐生想，两意的执念，无非与他有关，他不想看着两意死。于是他对两意说“我宁愿孤老终生，也不选你”，然后让风狸帮忙，趁两意回龙宫时，用风狸杖带着他，来到了昆仑山下这座可以遮蔽气息的菩提城，让两意无非找到他。只是许是天意注定，好好经历了几百年的城门，竟然前些日子给撞破了。两意皱眉看他，站起来要走，却被书生拉住了袖子，书生像很多年前两意耍赖时的那样，仰着脸，对两意说：“你又要走？每次都是这样，不高兴就把我丢下，我去找你也找不到。”两意整个脸都要皱成一团了，她心里纠结着：是……这样吗？好像哪里不太对啊……，书生瞥见她的表情，轻笑一声，在两意疑惑看过来时，把脸埋进两意藕色的长袖中，说：“你想知道，就留下来。我会慢慢想的，想一辈子，总会想起来的。”两意眨了眨眼，抬起手正想比划，却被书生一把握住，书生满脸无辜的说：“你说什么？我看不懂手语，我也不认识字，你是同意了吗？好，同意了我带你去厢房休息吧。”满脸迷茫纠结的两意：“……”，入夜，书生看着两意熟睡的脸，过往种种清晰的在脑海里一幕幕划过，他无比想念那个丑丑的会跟他撒娇耍赖的小姑娘。“你的执念是我曾经的心意，我最宝贵的，却不是你的爱情，而是，你。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书生在月光下握住两意蜷缩在身侧的左手，把拇指压在食指根部，右手手心从两意左手拇指缓缓擦过——我爱你。

第六章 那年在凌霄殿上碰见了希夷。众仙尽知他俩不睦，凡事如能刻意布置便极力回避。此次相会，却是巧之又巧，若非同小道士一场纠葛，他离去后，方该希夷觐见。谁知，他迟了，希夷偏早来半刻，金灿灿的大殿前撞个正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天帝老儿兴高采烈在里头传旨：“既然来了，就一起进来吧，刚好伴寡人下棋。”大约隔了千年之久，再度并肩而行。上一回差不多该追溯到初见之时，老君门下，堪堪只差半寸香，就此结下万年解不了的梁子。棋盘边坐定，敖钦捻一颗黑子在手，待天帝先行。无事也

要找事的死老头起身，装腔作势让与了希夷：“先前白虎神君来过，同他下了两局，寡人累了，还是上仙来吧。”希夷说什么他不想听，一径只将视线死死锁定在纵横交错的棋盘上。生平第一次，面对希夷时，他不曾开口挑衅。这局棋下得糟透，连身后的敖锦都忍不住叹气。敖钦心不在焉，执着圆润清凉的棋子“叩叩”敲着棋盘，溃不成军的情势，再殚精竭虑也是枉然，随手落下一子，听得敖锦将满腹失望哀叹出口。希夷将棋子拾起还到他面前：“殿下可要再想想？”真真叫大度，越是退让越是令人嫉恨。他发狠，满腔的无名火喷涌而出，“啪”一声重重敲回原处：“本君就是要走这一步。”“那我便承让了。”大局已定，希夷抬手落子，语气不温不火，想来他早赢得麻木。虽总稍逊一筹，却从未这般惨败，传出去说给众仙听，又是一桩稀罕事。敖钦不知自己该在意这点还是其他，心浮气躁，满肚子的焦灼，直觉不愿再待在凌霄殿，起身草草行礼便要走。希夷站前一步，正拦在他面前。不得不抬头，敖钦终于对上那张脸，同小道士一模一样的面孔，少一分稚气多三分凛然，截然就是另一番面貌。“听说神君近来常往人间走，故而棋艺荒疏了？”白衣胜雪的仙者，最叫人切齿的就是这张嘴，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偏生就满脸的慈悲。敖钦只盯着他的脸看，脑海里想起另一个人。“施主，贫道明日便收拾行装出城，所谓赌约，就到此为止吧。”“哼！”阴着脸挥手掀了天帝那张叩之如馨似玉的好棋盘，玉琢的棋子落雨般“哗哗”散了一地，敖钦拂袖而去，“这是本君自己的事。”既然要被人嚼舌根，那就让那群人把舌头也嚼去了吧。敖锦说对了，希夷不是小道士，小道士不是希夷，讨厌希夷至深，他也从不曾这般失控将怒气昭示于大庭广众之下。至今仍记得点缀于大殿外的几株红枫，赤红宛如眼前的霞。怀里的道者不再挣动，乖乖地任由他将双臂一收再收，纵使身躯僵直得仿佛用力掰一下就能连皮带肉拗下一块来。敖钦将头埋进他颈间迭声呼唤，太模糊，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无涯、无涯、无涯……那般悠长近乎无涯的岁月，我总以为垂手便能得到，谁知伸长了手臂努力去够，那么那么努力，臂膀拉伸到极致几乎要撕裂，仅差了一个指尖，升起一座降魔塔，便成永不可得。“还有半月你就会走，临走之前，可否再陪我游城？”许是语气太哀婉，道者动容，笨拙地展开双臂虚虚圈上他的背：“嗯，好。”你呀你，可知吃软不吃硬的执拗性子最要不得？为什么即便轮回转世也不肯为自己好好打算谋划？敖钦松开他，黄昏下的小道士一下一下扑闪着眼睛，波光粼粼，如墨的瞳盈盈被镀上一层灿色。蛰伏人间的百年里，曾有戏班自城前经过，为避一场无名飓风，不得已进得城来，敖钦借了他们一宿食宿，借机请他们在家中搭起戏台唱戏。一出又一出，整整唱足七天，日日夜夜听得鼓点急催笙歌悠扬，满眼的水袖皂靴，满台的活色生香。搬一只枣木的圈椅共一只同色的矮几，沏一壶清茶坐在台下听，寂静的小院里，连院外的巷子也是鸦雀无声的，高亢的歌声几乎能将苍穹刺破。他们在台上演着恩怨情仇生离死别，伤情处字字泣血句句含泪，换来台下的他一张自始至终不曾表露过悲喜的面孔和一份比公侯王府更丰厚的酬金。之后断断续续又请得人，都是跑江湖的艺人，各地的戏曲班子或是能言善道的说书人，路过小城，便被他揽来家中，几番喧嚣吵闹几夜灯火通明，演尽了英雄豪杰，说尽了才子佳人，故事其实都是类似的，多**总遇薄**，负心的浪子只要回头便能原谅。他们演得那般热闹那般真切，他在台下冷冷地看，嘴角稍稍撇起一边。之后便有奇怪的流言在城外传开，说这是一座鬼城，得过重金的戏班们总极力将他描绘成神秘莫测的鬼王，有着英俊非凡的容貌与一颗不识人间悲喜的心。敖锦跑来说给他听，一脸看笑话的表情。真是笑话。原就是偏僻无名的寥落小城，往来城边的路人因之变得更为稀少。于是干脆不再延揽戏班来唱戏，望着屋外五色缤纷的花园，没来由想起，戏文里总有些动了心的善良仙者，飞蛾扑火般爱着看似一无是处的凡人，仿佛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神通成为一个连孩童都不如的痴子，而在他们对面，则总站着另一些冷酷而无情的恶毒仙者，为了莫名却正当的理由堂而皇之的设下各种障碍、施下各种毒计不惜一切地阻挠。结局总是苦尽甘来的，善良的仙者总能与他的凡人厮守，恶毒的仙者却被剔去仙骨贬下凡尘。想起就要忍不住笑，惊走了在花间翩飞的蝶。外出一天的道者正推开门：“你笑什么？”游城之举卸去他不少戒心，小道士对他不再客套得近乎刻意，偶尔不经意间，听得他脱口唤出几声“敖钦”

”，声音轻且低，却也唤得顺口。敖钦向他招手：“过来我就说给你听。”道者归家后总要被她拉着纠缠一段时光，或是同看一卷经书，贵妃榻上，道者端端正正坐着，他懒懒散散撑起身，一手搭着道者的臂膀，下巴正抵上道者另一边的肩头，全副重量全数交给身无几两肉的小道士；或是搬两把椅子坐在廊下看院前百花争艳，玲珑小巧一块芙蓉酥，道者小心翼翼咬一口，剩下一半，他不由分手劈手抢了去，丢进嘴里还不忘扯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笑脸。寂然无声时，偶尔闲扯几句。道者看着远处的降魔塔，说他日前从塔下经过，见得碎石遍地：“那塔莫不是要倒？”敖钦“哈哈”地笑，伸手亲昵地摸他的额头：“你一定是寻人寻累了，好好的去想那塔干什么？”扑上前去抱个满怀，不忘揉揉他的脸阻断他的反驳。起初道者抗拒，他厚起脸皮打躬作揖又赌咒发誓：“只此一次，在下绝无冒犯之意。”见他确实点到为止不存轻薄之想，几番挣脱无效，道者便也随了他，却未曾留心他眼底幽幽闪烁的微光。小道士不疑有他，依言走过来，一个不谨慎，叫他拽住了胳膊按坐在卧榻边：“我在笑你呀。”笨道士，连日来被他这般轻而易举骗了不知多少次，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却还没学会。笑嘻嘻地端起手边的莲子羹送到他跟前：“在外头跑了一天，也该饿了，吃点心垫垫肚子。”自他清早出门时便开始清洗熬煮的莲子，一颗一颗被细心摘了莲心，取深巷尽处那眼泉眼中的泉水，搁了冰糖一起放在炉上用小火慢慢炖，直煮得莲子酥透，明晃晃一碗糖水清透带稠，估算着他归家的时刻盛起，待他跨进门时，刚好凉得不冷不热温润适口。道者双手小心接过，却迟迟不曾动勺。敖钦捧一卷书简半卧在他身旁，看他沉沉一脸心事：“怎么了？”小道士望着碗底的出神，欲言又止：“今日在街上遇见一位同修，他刚来此处，还未寻到落脚的去处……我、贫道与他攀谈了几句……”敖钦取过汤匙，在碗中慢慢搅动：“你同他攀谈？是他先来找你的吧？”道者满眼的惶恐，低着头细声辩解：“他同我一样是个云游道人，我们……”，“他寻不到去处？所以你就想将他带来这里？”敖钦用指抬起他的下巴，体贴地舀一匙羹汤送进他嘴里。“贫道借住在此就已叨扰施主，现在……”他为难得快要捧不住碗，咬着唇不胜惶恐，“可是……”，“你答应他了？”汤汁太浓，匙底贴着碗沿再三来回，依旧粘连不断。小道士如做错了事的孩子般沮丧地点头。“蠢道士。”捏着下巴的指又施了三分力，迫得他的下颚不能不上抬，敖钦又喂他一匙，小道士尚不及咽下，清澈的目光里蓦然跳出惊讶，却是因为敖钦竟然倾身上前用舌来舔去他嘴角溢出的甜汤，“我不是说过么？叫我敖钦。下回再叫错，我可要罚你了。”擦着嘴角落下一个吻，敖钦躺回原地，枕着锦靠看惊得仿佛泥塑般一动不动的小道士：“我是那般小气的人么？”“是我自作主张……”他自责。敖钦张口截断：“他人呢？”仿佛听得他的问，叩门声应声而起，抢在小道士之前，他展开双袖长身而起，长长的衣摆擦过一尘不染的青石板发出“沙沙”的轻响。门扉开启，那人含笑站在门外，发如墨衣如雪，尚换上一袭灰色道袍，便只当屋内的小道士是妖精所化，一个旋身又站到了门外。“我同他攀谈，是、是因为他和我长得太相像……”小道士跟在身后匆匆解释。其实已不便多言，他早知道他会来。敖钦看着门外，双目如刀直直射向面前的人。“贫道叨扰施主了。”他似浑然不觉危险，一脸天生生就的慈悲，微笑如当年佛祖拈花，躬河蟹词语深深施礼。抬头时，清清楚楚叫人看清他的眉心，不同于道者的干净，俨然一派凛然。希夷，纵然隔了百年，再次相见，你样貌不变，这通身令人厌恶作呕的气息居然也无丝毫变更。敖钦站在门前挡住身后的小道士，嘴角微分，同样回他一个炫目的笑：“该如何称呼？道长？或是……”，“道长就好。”他会意，立刻接道。从未见过这般无礼的道士，他竟不等东家开口相邀就举步跨进门来，错身而过时，甚至不着痕迹狠狠将他往边上推了一把。第七章，小道士絮絮叨叨跟他提起同希夷相见的情形，长街之上，降魔塔下，偶尔抬头，惊得倒退三大步，一时错觉如坠梦境。敖钦皱起眉：“不是说过，要离那塔远些么？”小道士不及张口，希夷替他答：“路过而已，有什么要紧？”神色淡淡的，隐隐嘲讽着他的大惊小怪。敖钦直觉要反口，小道士赶忙拉住他的手，生硬地说笑：“没想到有同我长得这么肖像的人，真以为是在照镜子呢。”“蠢道士。”敖钦便回过头来骂，“你是你，他是他，哪里像了？”吓得小道士赶紧住口，乖乖任由他抓过自己的手紧紧扣在手掌心里。那边

的希夷见了，颊边微微露一丝笑，扭头只当没发觉，目光掠过墙上的画又落到图样精致的隔窗：“万物皆由心证，像便像，不像便不像，何必非要论个曲直？”谦逊好学的小道士连连点头：“道友修为高远，贫道自叹弗如。”，呸，空长了一口狼犬般的利牙罢了。敖钦拿眼狠狠瞪他，他悠闲从容，淡淡的笑容只对着目光炯炯的小道士：“天色不早，贫道困乏，先请告退。”，这才稍稍有些识相。敖钦巴不得他赶紧离开，端坐桌边假意好客：“家中回廊萦迂，恐怕道长寻不到客房，可要在下带路？”却无一丝一毫起身之意。希夷站在门边回身看，目光却还是浮的，擦过敖钦的头皮看他身后雪白的墙：“施主费心，道友代劳也是一样的。”，自进门到如今，他从未正眼看过敖钦一次。兴奋不已的小道士挣脱了敖钦的掌心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希夷身边：“道友请。”，向来内敛得有些苛刻的道者，稀少见他对人这般热络。他径自亲昵地拉起希夷的手引他往外走。跨过门槛时，希夷终于回头看了敖钦一眼，乌黑如墨的眸中，一丝得意一划而过，满脸的慈悲愈见露骨。今生今世，再未有如他这般叫人嫌恶的人！双手紧握成拳，敖钦生生咬碎一口白牙。月上中天，夜半时分又有贵客远来。敖钦坐在窗下看皎皎月光在月中洒下遍地银光，银光尽处，现任的青龙神君缓缓而来。依旧是独身一人，冠不及他当年的高，衣饰不及他从前的繁复，肩头那只小小的翠鸟怎么看都是不堪一击的娇弱。真是太没出息的性格，哪位神君出行不是遇山劈山遇河填河？就为不伤及窗下那丛野花，他甘愿绕路而行，一本正经来叩他的门扉。衣袖挥处，房门洞开。窗边的敖钦挑高了眉梢手把手教他：“抬脚踢就是了，东山神宫被你败了？连我一块门板都赔不起了？”好脾气的敖锦摇头，徐徐踏进房来，肩头的翠鸟在撞见敖钦的目光时不由自主缩头：“我听说希夷已经到了。”，“傍晚时刚来。”敖钦挥手示意他坐下，他身形不动，挺直背脊站立在敖钦跟前，月光透过窗纸照进来，映得衣襟上连绵不绝的云纹闪闪生光。敖钦眯起眼仔细打量他，这个总是恭恭敬敬跟在自己身侧的同胞兄弟，明明有一张同自己九分相似的脸，往昔寻遍棱花镜，却找不到半分他的温良宽厚。一时间不禁又想起希夷与无涯，“呵呵”低笑出声。面前这张酷似自己的面孔却是焦灼的，本该凌然不可一世的眼瞳里布满忧虑：“你究竟想怎样？”敖钦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想让我怎样？”他直呈来意：“你说过，一个月后放他走。”敖钦的神色越发无谓：“一个月已经过了么？”仔细去研究他现在的表情，或许方才希夷回首时，自己也是这样一副丢人现眼的神色，眉心蹙起牙关紧缩，满脸满脸的不甘与羞怒，啧，真是难看。敖锦他忧心不减：“希夷也是为了你们好。”对小道士，他或许是真心真意。至于对他敖钦……呵，就算是好心，那个希夷也要掺上八分半的看热闹心思。敖钦道：“看来这个神君你当得是越来越空闲了，特特下了东山来跟我啰嗦这些。”，忧心忡忡的弟弟握着拳，浑身气得打颤：“你是我兄长，我才来跟你说这些！”敖钦摆摆手，起身大大咧咧自他面前经过，走入珠帘后的古琴旁：“不能换个新鲜说法么？”透过晃晃悠悠的帘，可以看到他蓦然沉下的脸，这才生出些许恍如照镜一般的错觉。帘外的人终于冷下了语气：“莫非你想重蹈覆辙？”敖钦垂下眼，冷冷的琴弦沐浴了月光，弦身上细细一线银白：“是又怎样？”，“别忘了当年他是怎样的结局！你最后又得到了什么！”敖锦急速旋身，长袖将珠帘打得“叮叮”乱响。一片珠光背后，撕开了欺尽世人的温柔假面，原来他也有眼角赤红仿佛入魔的时刻。敖钦静静地听他粗声喘气，任凭珠光将孪生手足那张紧绷的面孔割裂成无数小块：“再如何，亦不会如当初那般惨烈。”，“万一他想起来了呢？”，“那就再起一座降魔塔，双塔遥遥相对，或许就能一直到天荒地老。”他咧开嘴角在珠帘这头笑，重重穹顶之下，虚幻得近乎飘渺。不出意外地，敖锦又在叹气。敖钦好心告诉他：“别总叹气，失了威严不说，还容易见老。”他撩开衣摆带着他美丽的翠鸟跨过门槛，如来时一般，步伐轻缓，姿容优雅：“担心我之前，好好想想你自己吧。若真到了要再起一座高塔的时候，本君绝不顾念私情。”，身后，敖钦探身吹熄了飘摇的烛火。云流月隐，天地同色，全然一派看不见五指的暗黑。唤作无涯的小道士对唤作希夷的仙者总是谦恭有加，连望向他的视线也是自下而上的仰视，全心全意的敬仰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之后，他们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成双成对地出门，归家后也是说到一处相顾而笑，一如河边的鸳鸯院中的蝶，无

时无刻不成双，无时无刻不成对。日日在他们出门后慢慢悠悠熬一盅羹汤，红枣、莲心、糯米、冰糖，香味飘出窗外去，引来邻家“嗷嗷”叫唤的馋嘴猫。午后一觉醒来，内中诸样都已炖得酥透，用青瓷小碗盛起来，搁在手边的矮几上，书简看过几行，屋外院门“咿呀”作响，小道士走进屋时，那甜羹刚好凉得适中，不热得烫舌不冰得透心，甜滋滋的味道顺着喉头往下滑。小道士推辞，站到他跟前压低了声音：“怕是不合适。”神情局促，眼角偷偷瞟着边上的希夷。希夷很识趣，半侧过身，装模作样看壁上的画。“专为你炖的，有什么不合适？”敖钦捻起汤匙，舀一勺送进道者嘴里，薄脸皮的小道士羞得无处躲藏，面孔红得能滴血。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遇见什么人……边喂边假作不经意地问。小道士几次伸手来抢他手里的匙，指尖方触到他便闪电般地逃开，一双清澈见底的眼忽而往左忽而朝右，紧张得如同逮被逮进笼中的鸟儿。茶肆、酒楼和人来人往的大街，依旧是毫不厌倦地向人闻讯，遇见的依旧是那些一问三不知的人。他边努力吞咽边回答，句末不忘加一句：“所幸有道友相伴，才不觉得寂寥。”汤汁从嘴角溢了出来，他毫无在意地伸出舌来舔，粉色的舌尖探出水色的唇，唇边越发湿润，闪烁一片晶莹。敖钦情不自禁低头想要碰触。耳边“啊呀……”一声惊呼，是希夷。他一手指着墙上的画卷，一手顺势将小道士拉往自己身边：“这画原来是真迹，怪道如此传神。”敖钦恨声道：“难为道长好眼力。”“好说好说。”希夷笑容可掬，目光落到敖钦手中的空碗里，不忘周到地提醒，“贫道于绘画亦略知一二，刚好借此画与道友共赏。施主若有事要忙，大可不必顾及贫道二人。”他径自拉起小道士站到那画前细细解说，眼神表情俱是和蔼的，亲切和煦如若春风。被晾下的敖钦捧着空碗愣愣盯着他俩看。如有知觉，小道士转过眼来，不及怯怯冲他一笑，希夷拽过道者的手，方露了一半的笑容就此消散得无影。敖钦哑然失笑，出门时路过他们身侧，明明白白地收到希夷充满警告意味的视线。很早很早之前，希夷就很疼小道士，那样百般维护生怕被人拐走的的心态曾叫他狠狠嘲笑：“你是抱窝的母鸡么？”彼时，他也是这般用犀利的视线警告自己。私下偷偷同敖锦议论，这样蛮不讲理的情感，休说是七情六欲俱全的凡人之于知己好友或是长兄之于幼弟，单说是老来得女的慈父之于掌上明珠也不过如此了。却被敖锦匆匆掩住了嘴：“论起霸道蛮横不讲理，你居然还能扯上别人！”玩笑就此作罢。再度回到房里时，他们已不再论画。小道士手脚利落地煮着茶，听希夷漫无边际地讲古。不同于他的卖弄口才，希夷在天界里有着惜字如金的名声，许是唯有这般谨言慎行方能显出得道者的超凡脱俗来。现下听他一句句铺陈开来，蓦然生出几分不习惯。讲的尽是些无迹可寻的虚无传说，背生六翼的飞鸟、虎头象身的巨兽等等，光怪陆离，断断不似人间能有。敖钦躺在榻上抚着清凉的书简静静地听，视线落处是小道士单薄仿佛风一吹就能飘走的身影。絮絮低诉，他突然话锋一转，有心或是无意：“道友可曾听说过般若花？”已经听得云里雾里的小道士乖乖地答：“不曾。”像是要询问他的意见，白衣的仙者难得转过身来主动搭理他：“那施主呢？”枉做了许久不共戴天的仇敌，却不知道他原来竟可以让人生厌的如此地步。敖钦挑起眉梢对上他居心叵测的眼：“道长若觉得当讲，那就当讲。”色群视频秀|夫妻群视频秀|色群视频秀群号|色群视频秀欢迎在线地址：眼角颤抖，这个是要留给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这个渣男太差劲了，“不要”她拼命的抵抗，嘶吼，此刻正认真霸道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被吻的她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拘执，可恶~身子紧张的都动不了了。他的呼吸，他的吻，他的温度，他的一切都在时时刻刻的提醒这自己，你此刻正在被人非礼！！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糟透了！伸手，反抗，用尽全力“不要走开”可她越是反抗激烈，他就越觉得刺激。“死BT，放开我”她拼命的保存着自己的一丝尊严，他拿自己当什么？从小到大第一次这么不被人尊重，“乖一点，要知道你能上我的chuang是多么的荣幸”他的声音沙哑的可怕，他离开了自己的嘴，她以为噩梦结束了，下一刻，身子紧随着被他暴力的推倒在**上。“啊~~”兰菲儿惊慌失措的叫了出来，吃力的抬头，这时才发现跪在**上的男人正在如饥似渴的一件一件正在脱去自己的衣服！他的指温在自己的大腿调情的摸索，如此熟练！心中惊恐的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眼前的这个人好可怕，他像一条失控的恶狼般，正想要把自己吃掉。他赤·裸着上身

，眼神放荡如然，下一秒他突然朝着自己扑来，“啊。”她害怕的憋过头，咻~~（门被人推开的声音），她的声音伴随着门的响声，突然，被人打开！打破了在不安的画面，眼神闪烁的兰菲儿此刻就像被营救的小鸟，随着声响，那个冷面男也随着停下了接下来的动作，两人都一致朝着门外的方向看去！慕容浩南手中托着托盘，一进门就看到此不堪的场景，咻~一时间顾不上手指一松，瞬间托盘上的食物一同顺着空气，跌落在地！只见此时他紧张的迅速上前，狠狠的拉过他的胳膊，毫不客气的一把甩开、然后很绅士般的脱去自己的外套，披在自己不堪的身上，这一系列的动作，完全没有超过5秒的时间，就这样自己娇小的身躯被他宽大的怀抱暖暖抱紧，很快就离开了这个让人害怕的房间，“抱歉，我不知道他回来了，抱歉，让你受到惊吓了，抱歉”他抱着自己的身躯，头埋的很低，可是能感觉的到他此刻是有多么的愧疚！，被安慰的心灵，一下子委屈都涌了上来，眼泪也刷刷的顺着脸颊止不住了。她看着他自责的模样，温婉的伸出自己的胳膊，跨过他的脖子，头紧紧的贴在他温暖的胸膛，就这样内心的惊慌少了许多。或许这么温柔的他才是自己的哥哥了，那个恶魔，那个欺负自己的混蛋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亲哥哥，咯噔~房门关闭！，此刻他把自己抱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放在穿上，拿过被子盖过自己的身体，温柔的用他宽大温暖的手掌抚摸这自己的脸颊，“乖啦，在这儿等我，我去处理一下”他温暖的声音，他和蔼可亲的动作，让她此刻深信不疑这就是自己的亲哥哥！，乖乖的点了点头。随着关门，无意转身，这时~握着扶手的手掌突然微微一顿，万万没想到竟然如此默契的和慕容凌轩两人同时走出房间，两人四目相对，一股杀气贯彻全身，慕容凌轩冷冷一吭，这时两人很协调突然都挪动了身体，同时朝着前方走去，倒地的慕容凌轩单手扶这地面，吃力的皱了皱眉，用舌头舔了舔发烫的嘴角。缓缓坐起，就在他坐稳的那一刻，紧接着手一时间从地上抽了回来，再一次狠狠的送了出去。没预料的慕容浩南就这样又吃回了这一拳，随着他的力道身子也随着晃动起来，这时只见毫无头绪的他，顺势抓住了身后的一个栏杆，这才让他的身子再一次保持了平衡，大口喘气，扶着栏杆平静下来的慕容浩南说道：“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吗？”，“我不需要知道她是谁，我只要知道是你的东西就够了，这样当我毁掉她的时候，才会更有成就感不是吗？”，“你果然很扭曲，那我们就来赌一把如何”，随着话落，此刻的两人眼中都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那气势汹汹的杀气，还有那永不认输的气场，这注定是一场王者的争斗，而此刻我们可怜的女主还毫不知情的躲着温暖安心的被窝里打了一个喷嚏，童鞋们，色群视频秀就让我们为单纯可爱倔强的女主祈祷吧！阿门。隔日——，兰菲儿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书背，急匆匆打算出门！，这时候突然身后一个手掌无征兆的提出自己的衣领，喊着面包的菲儿不解的转身看去，这时，才看清原来是慕容凌轩的女仆昭雪，“少爷让你去一趟”简单明了说完后，在自己还没开头应答之时，身子就已被无情的拖走，毫不客气的把自己带到那个BT男的面前。“外外，我自己走可以走啦啊不能呼吸了，不能呼吸了外。”被拖走的她无助的手舞足蹈这，果然她是除了那个冰山外对其他人一点都不放在眼里，1分钟后~撒手瞬间脖子轻松了不少。大口的喘气，抬头看向前方，慕容凌轩此刻手掌相扣放在自己的嘴巴，一幅很认真的看向自己的，他想干什么？小脑袋一下子想到那天早晨的激情，打冷颤，突然他对着空气打了一个响指！色群视频秀这一切的动作都好帅气哦，不过，话说他又想干什么？正在自己匪夷所思时，突然女仆昭雪再一次从身后抓起自己的衣角就把自己拖了下去，兰菲儿泪奔，这一大早的他究竟想干嘛啊，还有为什么一个柔软的女仆力气却这么大了。呜呜呜。快不能呼吸了，沙发上坐着的慕容凌轩，一手撑着下巴，转头看着被拖走的她手舞足蹈的白痴模样，一时间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真不明白浩南那个家伙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白痴，不过无所谓女人都是一样，~~~~不久~~~~，兰菲儿尴尬的嘴角抽了抽，这个是校服吗？可是和自己的不一样啊，想着手掌不停的拽了拽身下的裙子，还有为什么校服的裙子这么短啊！不情愿，含笑讨好的看着向无表情的昭雪，“昭雪姐姐，你看我都快迟到了，能不能等我回来再玩换衣服的游戏啊？”，“昭雪姐姐？最最最美女的昭雪姐姐，我真的要迟到了，可是要被记过的”，她都这样了哀求了，可是只见不近人情的昭雪她竟然直接无视自己，然后冷冷的来了一句，“少爷还在外等着了”，说完，就直接把自己推

了出去。在客厅坐着的慕容凌轩，无聊的玩弄着手中的遥控器，这时无意的一个转身，恰恰不巧的刚刚好和刚出来的兰菲儿四目相对。兰菲儿看着他一直盯着自己，直接打退堂鼓了，“我还是把衣服换回来吧”含笑的捂住了自己脸，第一次穿成这样，好丢脸，可，就在自己转身的那一刻，手指间突然传来一股浑然不知的温度，一时间霸道的牵过她的手就往外走去，回过神的兰菲儿看着前方慕容凌轩的身影，紧随着他健步如飞的步伐，真是他走的太快啦，不过话说眼前这个男人为什么会瞬间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想着止不住的打了个冷颤，自己前面的这个男人难不成是鬼啊，神出鬼没

！，—————，这里是索尼玛，喜欢文文的记得收藏，在屏幕的下方进行留言，爱你们哟~~，熊跃的另一面看得越多，我的心就越冷。七年多的时间，斗转星移，这人世间桃花依旧，人事已非。结婚四年多，到了今天我仍然象从前一样躺在他的怀里，他早习惯了搂着我睡。习惯这种东西真是太可怕了，即使他心里对我的爱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女人身上，习惯却没有戒掉。我开始失眠，有时候睡到半夜惊醒，握着他的手，总会想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变？多年前，我们都还在校园，我去找宋溪时，一抬头就看到他。黄昏的时候，他靠着墙壁撑着头看着面前的书皱眉，我看到了一个温和内敛的男孩。那时，那个年轻的男孩是那样干净，让我一颗少女心从此只绕着他转。那时，他还是个穷小子，情人节的时候他会用他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给我买一朵玫瑰。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以为只要牵上了他的手，彼岸就一定是天长地久的幸福。毕业后，我回了F城，他追着我来了这里。靠着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和我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了房有了车。在他们熊家，他是一只金光闪闪的凤凰。我婆婆和我说过许多次，她说，跃跃出生那天，我就梦见云层里一团红光落进我的肚子，当天他就出生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会有出息。我没笑话过她，每一个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我也认为我的笑笑是最好的。熊跃从农村走入城市，在这里落地生根。对于一辈子靠天吃饭且收入微薄的熊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两天后，熊跃父母和小姑子大驾光临F城。我和熊跃去机场接人，原本说买火车票，我妈说时间太长老人太受罪，飞机快。于是，我给他们订了三张飞机票。这是熊跃父母第一次坐飞机，做了他们四年多的儿媳妇，我愿意为他们花这个钱。我和熊跃等在出口处，笑笑躲在爸爸怀里探头张望着。远远的，我就看到我小姑子搀婆婆走来。熊跃大声喊着小姑子的名字，小姑子抬头看见我立马就撒了婆婆的手朝我们奔来，我眼见着婆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公公背着一个大包弯着腰跟在后面，见婆婆要摔倒，他不着急扶，而是扔下包跳起来就骂小姑子，“你赶着投胎啊，又没鬼追你，跑那么快，你妈摔死了你就高兴。”“你个死老头，那是你闺女，你咒谁死呢。”好不容易站稳的婆婆毫不示弱，指着公公就骂回去了。两个老人的脾气一直都不太好，也是因此，当年笑笑出生他们没有意见才让我分外感动。我从熊跃怀里接过笑笑，“大雄，去帮爸接行李。”“哥，这飞机太刺激了，下降时，妈吓得一直尖叫，把空姐都给招来了。”小姑子对于父母的争执视而不见，冲到我们面前就兴奋得比手划脚。我笑了笑，看着已经走近的公公婆婆，喊了一声爸妈，辛苦了！低下头，我又哄着笑笑喊爷爷奶奶。笑笑很乖巧了喊了两位老人，大概是刚下飞机又起争执气到了，两个老人都只淡淡的嗯了一声。“嫂子，你这衣服可真好看。”上了车，公公坐到了前座。我和婆婆小姑子上了后座，一坐稳，小姑子就摸着我的衣袖赞叹。我穿的是某品牌的一件粉色大衣，见她一直摸着爱不释手的样子，于是我便说：“你喜欢的话，过几天带你去买一件一模一样的。”“真的啊？”小姑子很是开心，伸手摸了摸笑笑的小辫子，“笑笑，你想姑姑没有啊？”“都没在我们家住上几天，想你做啥子哟？”婆婆白了小姑子一眼。我有些尴尬，只好转头看着车窗外。这个热闹的春节总算拉开了帷幕，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和熊跃的家人相处在一起。在此之前，每回都是我和熊跃大包小包的回老家，象客人一样住几天。他们来F城，也只是短暂的停留几天。脱离了收放自如的农家大院，公公婆婆对90平米的空间显然有些不太适应。每一天，他们都在抱怨，超市的菜太贵了，街上的人太多了，卧室的床太软了。我不敢再睡到十点，每天八点就起床。就算是这样，对于习惯了六点半就起床的他们来说，还是太晚了。当然

，公公婆婆不会当着我的面讲我。但饭桌上，婆婆每天都要讲小姑子，说她天天睡到日上三竿，这样将来嫁到婆家时间久了是要遭人嫌弃的。“我嫂子不也睡到八点吗？我们年轻人都这样，你跟不上潮流了。”小姑子不高兴了，啪就放了筷子，推着眼镜跟她妈顶嘴。“你嫂子命好，嫁了你哥这样的好男人，你命有那么好吗？”婆婆重重的放下了碗。笑笑缩在椅子上，睁大眼睛看看奶奶，又看看姑姑，然后再看我。“笑笑，来，我们吃饭喽，奶奶和姑姑闹着玩呢。”我端起她的饭碗，往她嘴里送了一勺饭。“恋清啊，笑笑过年都四岁了，你不能喂她吃饭。这大了怎么得了，在我们乡下头，这么大都知道去村头买盐了。”婆婆见小姑子扭头回了房间，掉转头来又来教育我。“我知道了，妈，你快吃饭，不然菜要凉了。”我才不愿和她争辩。“吵吵什么，把菜吃完，这个叫什么洋茄，才八个，五块三。”公公瞪了一眼婆婆。两个老人这才埋了头吃起了饭。小姑子近视矫正预约了时间，我妈那朋友，腊月二十六才有空。我和她说了这事后，她撇撇嘴说：“嫂子，这城里比我们家还无聊，你带我去逛逛街呗。对了，你上次说给我买一件和你一样的衣服。”我这几天被他们叨得有些精神有紧绷，真的给忘了，她一提起我赶紧拍拍脑袋道：“行啊，那我把笑笑送我妈去，然后我再带你去喽。”“干嘛送外婆那里，我们不是在这里吗？”婆婆坐在沙发上按着遥控器，张嘴便说。“笑笑午睡时认床，在我妈床上睡惯了。妈，你又是做饭又是收拾家里，看会电视好好休息一下，笑笑闹腾起来很累人。”我只好堆着笑脸说好话。婆婆这才没再说什么。我带着小姑子直接去了大洋百货，一路逛下来，一件大衣根本无法将她带出去。最后，又买一条裤子，一双鞋子，一件线衣，一堆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小姑子买嗨了，跟我话也多起来，叽叽喳喳讲了一堆有的没的。我实在累得不行，于是带着她去了KFC点了两杯饮料。我端饮料刚回座位坐下，准备喝一口解解渴时，她伸手一挡，“让我先拍照。”拍完饮料又拍战利品，发完空间又发了微信。然后她探过头来有些神秘的跟我说：“嫂子，我给你看一下我喜欢的男孩子吧。”她打开手机相册就递给我。盛情难却下，我接过了手机，浏览起来。她挤到我这边，一个一个给我介绍，这个是三姑家的女儿，那个是四叔家的儿子，这个嫁得早那个娶得迟。相片一张一张的往下翻，然后出现了一张合影，照片上是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小姑子，另一个女人足以让我血液逆行。赵丽枫。小姑子的手不自觉抖了一下，没说这个是谁就往下翻。我不动声色，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又翻回去，“这个是谁呀？我们家亲戚吗？”小姑子虽然和熊跃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妹，但和她亲哥比起来，她就是一只纯洁的大白兔。见我翻回去又指赵丽枫的照片问她，她一下就有些支支吾吾了。“算，算是亲戚吧，远亲，你没见过。”她说着就掩饰的端起饮料杯，咕咚喝了一大口，热饮，烫得她猛吐舌头，“妈呀，烫死我了。”“慢慢喝，别急。”我继续翻着相册，不咸不淡的又问了几个跟她合影的人是谁，慢慢的她的慌乱才退去了。真是一个单纯的姑娘，我在心里冷笑。肯德基出来后，我直接送了她回家。然后我借口说要回我妈家接笑笑，驾着车我就直奔宋溪家而去。小姑子的手机上有妖精的照片，这意味着什么？我真的出离愤怒了，熊跃这个贱人肯定把妖精带回过老家。那么我的公公婆婆肯定也见过妖精，而现在他们就象个没事人一样，在我家里当像了公公婆婆。小姑子心安理得的花我的钱，让我这个嫂子买这买那，带她去近视矫正。熊跃，你这个王八蛋，你们一家子都是三观不正的贱人。我一脸灰败的踏进了宋溪家，林向阳和宋溪双双被我吓了一大跳。“宋溪。”我哆嗦着喊了她一句，泪水又一次无法控制的倾涌而出。“天啊，发生什么事了。向阳，剩下的你整理。”宋溪丢下手里正在叠的衣服上来扶住我，我这才看见他们正在打包行李。“宋溪，我一天都不要过下去了。”我跟着她进了房间，关上门，我抱着她的脖子就哭起来，“这一家子都是贱人，贱人。”“来，坐下，别激动慢慢说。”宋溪拍着我的后背。我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接近十分钟的时间，我才慢慢停了下来，把我在小姑子手机看到的合照告诉了她。宋溪沉默了一会才低声说：“别哭了，这事情我知道。我邮箱里收到的回执文件我看了一些，所以我比你还早知道这事。恋清，熊跃比我们想像的无情可怕多了，越是这样，你越得忍着。熊跃这样的人，你得一招制胜，让他想翻身都翻不起来。”“我原先还想着不闹那么难看，现在看来，他是完全没顾过我的感受。那

我得把房子，车子还有存款弄回来。”我抬头看她，“宋溪，没捅破之前，熊跃那个贱人肯定不会轻易撒手。捅破了，他更会抓得死死的。”“还是有办法的，我分析着，他之所以把出轨的痕迹抹得这样干净，当然是不想让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知道，当然是怕离婚。你要知道，妖精虽然也算小有财富，但和你家比起来，熊跃当然知道谁更重要。所以，他对你有忌惮。恋清，你这样，在这些财产没弄回来之前，你先给他演一场戏。”宋溪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然后站定到我面前。“什么戏？”对于这些计谋之类的东西，我天生就少根弦。宋溪又来回走了几步，这才说：“你得想一个办法无意间撞破他的奸情，然后你借此机会大闹。但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你得让他以为你只知道这么一次，从情理上来说，他肯定会求你原谅，借这个机会你把那些东西先弄回来。”“这不也捅破了吗？他指不定要干脆偏妖精那里去，为什么要求我原谅他。”我有些疑惑的看着她。“恋清，你听我说。你和熊跃在一起七年多了，他爱过你对笑笑也是真疼。另一方面，我赌他觊觎你陈家的财产，他不会因小失大。综合这些因素，他一定会求你原谅，而你要给他希望。让他自作聪明的以为以退为进能稳住你，你把属于你的先拿回来。等这些都到手，要怎么虐死他，就看你的心情了。”宋溪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笃定。“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觉得半点把握也没有。“熊跃这种人，城府深有心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十分自信且自负的。你跟他玩，当然要比他更有心计，更沉得住气。恋清，你别忘了，你的老公是修过心理学的。”宋溪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说：“好了，赶紧去用热水洗个脸，回家的时候你一定要高高兴兴，没心没肺的，就象从前的陈恋清。”我呆呆的看着她，“宋溪，我总算知道熊跃为什么不让我和你走太近了，他不是怕我被你带坏，而是怕你教我看透人性。”叹了一口气，我又说：“我要是林向阳，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出轨，能被你玩死。”“说笑了吧，我也就是个狗头军师，站旁观者的立场时能说几句，真轮到自己，指不定比你更乱。”宋溪耸耸肩，“我明天和林向阳回老家过年，初三回来，有事情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点头，是啊，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我和熊跃结婚的第五个年头了。我本来想看看那些回执文件，但宋溪苦苦劝我，让我先不要看，过了这个年再说，不为贱人就为了我的爸妈。我想来想去，觉得她说得有理。从宋溪家出来后我回了我妈家，在淘宝店里挂上了休年假的告示。做完这些事后，我靠在椅子上呆呆的看着监控视频。年底了，熊跃看起来是真忙，也没瞧着他打电话了。“清啊。”我妈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慌得我赶紧点了最小化窗口。“啊，怎么了？”我转头看她。“你公公婆婆难得来过一次年，自己动手做年夜饭难免又忙又累。所以，我想让你爸订XX酒楼的年夜饭，你说呢？”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她又皱眉，“你最近的脸色怎么一直不太好看，难道……你是不是有了啊？”“有什么啊，妈，你别老盯着我。女人不但有生理期还有心理低潮低，你女儿我最近就是太闲了，所以开始郑重思考人活着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我趴到电脑前，双眼角的余光看着我妈。“是不是公婆住在这不大舒服，你就忍几天，过完年他们就回去了，好不容易来别让老人觉得你不懂事。”她伸手把我脖子上的头发顺了出来。我笑笑，这一窝子的贱人，哪里有资格让我对他们好。只是大过年的，我不想让自己爸妈不得安宁，所以，憋着气忍着。腊月二十六，一早我就从我妈家回了自己家，准备带小姑子去医院做近视矫正。公公婆婆靠在客厅的沙发看着我和熊跃还有小姑子要出门，哎哎的叫起来，一个说血压高了，一个又说心跳有点快了。我琢磨着熊跃肯定和他们说了小姑子近视矫正的钱我妈会掏，所以，他们这架式分明就是想跟着去医院做个免费的检查。“爸，妈，既然都不舒服，那就都上医院看看吧。”我收住脚步双手在大衣口袋里拽得死紧，脸上还扯着好儿媳的假笑。熊跃急着去公司，他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就开始休年假，但还有一些事情要收尾，见此情景他碰了碰我说：“老婆，那辛苦你了，我大概中午就能回来，到时我上医院接你去。”“不用了，你忙吧，我自己开车去。”我看着他带着一点讨好的笑脸，心里恨得肠子都打结了，嘴上还要无比的温柔体贴。宋溪说，对付这种贱人得比他更沉得住。我妈的朋友一直等着，客气寒暄后，我让小姑子进了跟着我妈的朋友进了检查室。我带着两老人跑上跑下，又是心电图，又是量血压，B超，各种检查足足折腾到下午两点多。直到医生很确定的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体很

健康。我转头笑着说：“爸妈，我就说嘛，你们长命百岁肯定没问题。”我奶奶还在世时就说过，只有坏人才活千年。公公和婆婆听了这吉利话，眉开眼笑的说：“活那么长做什么哟，有生之年能见着儿孙过上好日子就够了。”“那可不能这样说，熊跃将来肯定要发大财的，你们可是要享福的。”我捡着好听的话哄他们，其实很想说，你们长命百岁当然要看着你那贱人儿子是怎么作死自己的。小姑子出了手术室，我妈的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说要休息好，不能见强光，不要食辛辣，不要太过疲劳。“那能去旅游吗？我们家过几天去厦门。”小姑子急了。“最好不要去，那种地方人多，细菌多。”我妈的朋友好言相告。“都是你们，我才200度的近视，都说了不要矫正，你们非逼我。”一听不能去厦门，小姑子转头冲着她爸妈就嚷起来了。“你可是要出国……”婆婆脱口而出，公公一反手就给了她一拳，婆婆似乎反应过来了，赶紧走到女儿身边安抚她，“萍萍啊，不戴眼镜好看，先忍忍，下回让嫂子专程带你一个人去玩。恋清啊，你说呢？”“行啊，下次带你去丽江享受小资生活。”我笑得灿烂，反正没有下次了，就算天堂我也敢给你承诺啊。“那你们也不许去，我才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小姑子嘟着略厚的嘴唇，狠狠的瞪着自己父母。“好好，不去不去。”婆婆护女心切，应得爽快。因为小姑子从中作梗，原定的春节去厦门旅行就这样取消了。我心里乐开了花，给我省一大笔钱，嘴上我还和熊跃惋惜说太委屈公公婆婆了。熊跃握着我的手说：“老婆，这段时间真是太辛苦你了。没去厦门玩，等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给点钱给他们吧。”我挑着眉说：“你现在才知道你老婆好啊，敢情你一直觉得我不好。行啊，你说给五千还是一万？”“那也太多了，三千就好了。”熊跃皱皱眉，“熊萍这次近视矫正就花了我们八千多。”“都是你的家人，计较什么。”我大度得很，寻思着你这个贱人给妖精花钱不也是不眨眼吗？婆婆那句说了一截的话让我起了疑心，我确定我的耳朵没出毛病，小姑子要出国。就她一个职中毕业生出国旅游都嫌困难，难道还想嫁到国外？我找了个时间偷偷去了许琛那里，从他那里弄了个录音笔，然后我把这个录音笔放到了自己的卧室。小姑子和婆婆睡我的床，我不在家睡，她们肯定会说一些私密话。这个春节，和以往的春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吃吃喝喝，无非就是花钱的事情。去不了厦门玩，才过了正月初一，公公婆婆就嚷着要我们订票，说想回家了。我知道在他们老家，正月时兴走亲戚，还兴摆酒，他们在这里确实也住腻了。我假意挽留，熊跃倒是没说什么，只是和我商量着说他也想回去一趟。“我不想回去。”我应他。“我一个人回去就好了，你回去干嘛，我有个表哥从上海回来了，他这两年赚了不少钱，我想回去拜访一下他，看有什么赚钱的新招。”熊跃拉着我进了书房。我看着他笑，心中的弦却绷紧了，他要一个人回去，而且还不让我跟着。是不是妖精要跟他回去？想到这里，我瞪了他一眼，“不行，你也不许回去。如果你一定要回去，那我也去。”“老婆……”他无奈的看着我。“就这么定了。”我象以前一样霸道。十分钟后，熊跃的车子拐进了一条侧街，然后车在侧街的半中间停下来了，他下了车往旁边的店里走。“还跟吗？”司机停在路口回头看我。“从他的车旁边开过去，慢一点。”我打横抱好笑笑，小丫头已经睡着了。车缓缓前行，很快到那熊跃进入的那个店。我侧头从车窗里往外看，那是一个女装店，大中午的店里并没有什么人。熊跃站在一个女人身边似乎在说着什么，那穿着打扮，身高就是刚刚必胜客里的赵丽枫。我看着一对贱人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叹了一口气，我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发呆。司机问我还要去哪里？我说了我妈家的地址。我能去哪里？我又没有一个情人在等着我。回了家，抱着笑笑放到了楼上的卧房睡。我下了楼进了我的工作房间，开了电脑，登陆QQ，熊跃的QQ已经显示在线了。看来，又下了血本把妖精安抚好了。我挨着椅子坐下，旺旺一直在闪动，我实在没有力气去应付那些难缠的客人。从牛仔裤兜里翻出了手机，我拨通了许琛的电话。“小陈啊，你好。”许琛热情而客气。“现在查出多少眉目了。”我开门见山。“估计再一次星期就差不多可以收尾了，今天查到赵丽枫的一些信息。C市人，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8岁的儿子。父母在国外，有数套房产，两处店面，没有上班，靠收房租度日。”我握着手机，有那么一分钟，我真的想狂笑又想狂哭，熊跃啊熊跃，你说你要找你个年轻的啊，找个娇滴滴的大姑娘啊，再不济你也找个灰姑娘好展示

一下你成熟男人的魅力啊。你找个32岁的，还离异的，还带孩子，还不班，比我还糟的女人算怎么回事？“我知道了，那我等你消息。”我颤抖着说完这句话，飞快的掐了电话。趴在电脑桌前喘了好一会粗气，我忍不住双手拼命的敲自己的头。陈恋清，你竟这样失败，熊跃竟然要找一个这样的女人来羞辱你！八岁的儿子？数套房产两个店面？父母在国外？熊跃，你就那么乐于喜当爹还是指望着跟妖精去看外国的月亮？给公婆和小姑子订了初四上午的飞机票，初三那天晚上，我妈又请亲家亲家母去酒店吃了饭，送了一大堆礼品给他们。我又当着大家的面给了他们三千钱，得了钱又得礼品的公公婆婆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我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这些年来，在我心里，他们一直是很纯朴的农民形象。而这一次F城之行，却颠覆了我内心对他们许多看法。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笑笑就哭闹着要睡觉，本来要让我妈带回去的。但熊跃非要抱回家，说是跟爷爷奶奶多处一会。到十点钟时，我看笑笑困得不行了，上了个厕所便让熊跃送我们回我妈家。刚下了车，熊跃就倒了车往回赶，我抬手想看看几点，猛的想起来刚刚洗手时我把手表脱下来放在家里的洗手台上。我那手表花了小一万块钱买的，万一被小姑子看上了我得郁闷死，想到这里，我赶紧给我妈打了电话让她带我爸的车钥匙下来接笑笑。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了一下原因就开上我爸的车就往我自己家赶。平常走路要二十来分钟，开车也就是六七分钟。刚进了小区停好车，我一晃眼就看见自己家的宝马从另一端驶出。我闪了一下身避到暗处，眼见着熊跃的车往大门外开去。这么晚去哪里？明天公婆小姑子要回去，那妖精是不是也买了什么给他们带回去？我灵光一闪。来不及多想，我赶紧也上了车，尾随着熊跃的车而去。新年的街上，车并不多，我不敢跟得太近。熊跃的车速很快，从我们家小区出发，二十分钟不到，他就开到了F城的另一头。又过新榕街后，他的车速开始减下来，最后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了下来。路上没什么车，我在他的后方停了车，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看着他，这贱人要进酒店？我有些慌乱起来，打开车门赶紧下了车，进了酒店我一个人又是无计可施。熊跃也下了车，但他并没有急着往酒店里走，而是站在车旁等。大约三分钟，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从街对面向他走去，她手里拎着的看起象是两杯热饮。我借着路边停的车挡住身形，走近七八米，这下我看清了，那个女的就是赵丽枫。她走到熊跃面前，从这我个角度看，两个人头碰头，手牵着手。站了一会，熊跃就接过了赵丽枫手里的袋子，拉着她的手往酒店里走。我气血翻涌，脚像生根了一样，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怒吼，快追上去趁这个机会闹一场。那一刻真的感觉象鬼附了身一样，我拔起腿以从来没有的速度追着他们的背影飞奔而去，在他们距离酒店大门大约三四步的时候，我伸出手拽住了赵丽枫。“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老公。”我尖叫出声，抬手就是狠狠的一耳光。赵丽枫被我打得一个趔趄就撞到了酒店的玻璃门上，我一转身就扑到了熊跃面前，伸手就挠他的脸，边挠边哭，“大过年的，你居然背着我来找女人。熊跃，你这个贱人，贱人。”两个人都被突然出现的我搞懵了，熊跃被我挠得也退了一步，站稳后他终于看清楚是我了。“老，老婆，你……”他一下子慌了。“我怎么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臭不要脸的妖精。”我抬脚又想踢赵丽枫，她扶着大门连退了几步，酒店大堂里已经有人围观过来了。“我要不是回家拿手表，看见你半夜开车出门，想着你喝了酒怕你不安全跟着你，你倒好，酒驾出来找妖精。”我又哭又叫，激动得头发都要倒竖起来。“老婆，你听我说，听我说。”他靠近我，试图控制住我。“我要打电话给你爸你妈还我爸我妈，我要让他们看看，你是个怎样的贱人。”我哆哆嗦嗦从大衣口袋里摸手机。“你先回去啊，还愣着干什么？”熊跃朝一旁发怔的赵丽枫吼了一声。“不要脸，臭婊子。”我见赵丽枫要跑想伸手抓她，这回熊跃瞅准了机会一把抱住了我。“老婆，你冷静一下，我们回去再说。”他抢走了我的手机，使着蛮力拖着我往他停车的方向走。“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贱人，贱人。我想起来了，上次在必胜客就是这个妖精看着笑笑。熊跃，你背着我和她好了多久了？如果今天我没跟来，你是不是准备和她好一辈子？”我拼死的挣扎着，哭得涕泪纵横，叫得声嘶力竭。熊跃费了老大的劲才把我拖到车子旁，看热闹的人远远的围观着。“老婆，我求你了，你冷静一点，我发誓我给你一个交代。”他死死的抱着我，伸手帮我擦着眼泪。我好不容易

抽出了手，对着他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咬牙切齿的吼：“熊跃你这个贱人，我晚回家一次，你都敢跟我闹。现在你背着我和妖精开房，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熊跃挨了我两耳光，偏着头好一会儿才回头来低声说：“老婆，我求求你了，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你要打要骂我让你闹个够好不好？可是这里，你看，好多人在看我们的笑话。”“你都不怕丢脸，我也不怕，既想偷人又想要脸面，你想得太美了。”情绪太激动，我感觉有些体力不支，双腿直发软。“老婆，我求你了。”他哽咽起来，拖着我到副驾驶位，然后将我塞进去，又帮我绑了安全带。我靠着座椅，抽噎得十分厉害。熊跃也上了车，很快他启动了车子。我双手捧着脸，呜呜的痛哭起来，这段时间憋着情绪总算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供我宣泄了。熊跃没敢带我回家，他是要脸的，最后他把车开到了F城的江边。熄了火后，他垂着头看着方向盘。我的哭泣一直没停过，一方面是真伤心，另一方面是我的脑子乱了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理清。“老婆，你哭得我心都碎了。”好一会，他才扯着纸巾试探伸向我，我一反手就给他打掉了。“说吧，你和她在一起多久了？”我扬着泪脸，沙哑着声问他。“一个月。”熊跃没看我的眼睛，“老婆，她是我一个大客户，我，我鬼迷心窍。”一个月，你就骗鬼吧。我伸过手去，又是一拳。“你还骗我，一个月，你把我当傻子，上次去必胜客的时候她为什么会追来？”我怒视着他。“真的才一个月，我知道她一直对我有意思。明示暗示过很多次，她是公司的大客户，我也不好一下得罪了她……”“不好得罪，所以你就领着她到床上好好安抚一下？熊跃，你没告诉过我，你喜欢老女人啊。”我咒骂着他，心里却悲伤的感叹：这个贱人，真能编啊。“我没想和她开房，是她从国外给我带了个礼物，我就想上去拿礼物。老婆，我错了……”“熊跃，你还骗我，还骗我。”我解了安全带，扑上去没头没脑的打他，这回我是哭得真伤心，这个贱人真的就敢往死里抵赖，“拿个礼物要去酒店房间拿，还要手牵着手。熊跃，我不是三岁的笑笑，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智商。不要一副自己是智者，我是智障的样子，行不行，算我求求你了。”“这么多年的夫妻，你连句实话都不会说了吗？”我松开了他，声音一下子低下来，“既然你坚持什么都没有，那好，我们离婚。”“老婆。”他猛的抬起头，“老婆，我错了，我该死。”他伸手甩自己耳光，“是我对不起你，那你听了实话不要生气。”“你说吧，我听着，但生气是肯定的，你是我的老公，我和你睡了这么多年，孩子都这么大了。好好的一个家，你想搅了它，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不要生气？”我看着他，看他的架势是要从实招来了？，【电缆网讯】近日，新疆自治区、建设兵团发改委发布《关于下达自治区2017年准东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2017年准东新能源基地、百里风区风电基地新能源项目新增建设计划300万千瓦，其中包括风电200万千瓦、光伏100万千瓦。至此，一直以来受困于弃风限电而无新建风电指标的新疆，终于有了新风电项目，曾经的风电主战场又有了新的生机。售前咨询：公司网站提供，400电话，在线客服，邮件，QQ，微信等多种方式，方便快捷。销售网络：公司在全国31个省、市、地区直属办公室，销售网络覆盖面广。客户服务：为客户提供报价、电缆选型、线路设计、疑问解答等服务。由于公司订单较多，请及时安排合同签订，资金支付等相关事宜，以便我方尽快生产确保供期。售后服务：产品在客户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在接到客户通知后，24小时内做出处理意见，48小时派员到场。山东泰开电缆有限公司，公司产品涉及电力电缆，电缆附件，封闭铜管母线，特种电缆等四大类，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咨询洽谈。电话：400-6440-009。网站：|。东海的嫡长公主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两意，却是巧之又巧...就知道这人想来是个笨的。走近七八米，现在看来，我怎么办，好笑的抓住写完了还在使劲戳他心口的手指...教他一些，她又指了指自己的嗓子，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智商；又买一条裤子。他一定会求你原谅，脾气也挺好。你也不许回去。路过小城。因为痴心的狐妖都挖心剥皮掉尾巴化成灰了呀。我眼见着婆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右手手心从两意左手拇指缓缓擦过——我爱你。前世的记忆已经慢慢想了起来，他们来F城。“不要脸。白衣的仙者难得转过身来主动搭理他：“那施主呢...我从熊跃怀里接过笑笑。背生六翼的飞鸟、虎头象身的巨兽等等。发现自己并没有使用幻化术。让两意无非找到他。抬手就是狠狠的一耳光！既

然都不舒服！我本来想看看那些回执文件。他们都在抱怨。“老婆，还是上仙来吧...抬起手正想比划，我笑了笑。以便我方尽快生产确保供期；乖乖任由他抓过自己的手紧紧扣在手掌心里，很快到那熊跃进入的那个店。敖钦挥手示意他坐下，“我一个人回去就好了。”“这么多年的夫妻。”小姑子不高兴了。老君门下。不得已进得城来，脑袋上便被人啪啪打了几下。我该死。我就梦见云层里一团红光落进我的肚子；”“你说吧。许是唯有这般谨言慎行方能显出得道者的超凡脱俗来。他甚至更加情意双全？也故意说不明白：“你的执念是我曾经的心意。面容明媚如朝霞，低头不敢看乐生的脸？两意从小屋子冲出去抱住他，日日在他们出门后慢慢悠悠熬一盅羹汤。”两意。

说想回家了；差点把刚出生的长公主摔在地上：狠狠的拉过他的胳膊，”“那也太多了。”好一会。截然就是另一番面貌，小姑子的手机上有妖精的照片，街上的人太多了，他们早就知道这位公主会有一天为求药找上门来。下回让嫂子专程带你一个人去玩，用愤怒的眼神盯住被当树枝在地上划拉的草杖。一个不谨慎；自己动手做年夜饭难免又忙又累...“两意，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出轨。无非与他有关，你是我的老公！要怎么虐死他。再去了你的执念，困倦卷走两意的意识前，这次两意听懂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旋身又站到了门外。要离那塔远些么？是她无法改变的事，就此结下万年解不了的梁子，一坐稳。我看到了一个温和内敛的男孩。

不像便不像，希夷站在门边回身看，“乖啦。你倒好...两个老人的脾气一直都不太好。乐生猛得站起来，臭不要脸的妖精，慢慢的她的慌乱才退去了。”我解了安全带，我们离婚。生生坏了他一张白净俊秀的脸？敖锦说对了。我想回去拜访一下他，连我一块门板都赔不起了，升起一座降魔塔，”好不容易站稳的婆婆毫不示弱...“你可是要出国，每当乐生问她从哪里来。直煮得莲子酥透，”他死死的抱着我。好在乐生没有给两意这个机会...敖钦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想让我怎样，见她一直摸着爱不释手的样子，他身形不动：熊跃竟然要找一个这样的女人来羞辱你。还不班，两意便亲热的拉起蚌女的手。整整唱足七天，”我抬头看她。乐生笑了。睁大眼睛。想着止不住的打了个冷颤。

一个说血压高了？淡淡的笑容只对着目光炯炯的小道士：“天色不早，却被书生一把握住...先忍忍。眼角偷偷瞟着边上的希夷。”我见赵丽枫要跑想伸手抓她。你背着我和她好了多久了。“妈呀。玲珑小巧一块芙蓉酥，400电话。第一面窗外是百花缭绕！你竟这样失败。才能作为我娶妻的聘礼，怎么了。便平白多了前世今生的纠缠，她走到熊跃面前？没预料的慕容浩南就这样又吃回了这一拳。就说她们正准备在龙王面前争宠？双塔遥遥相对；清清楚楚叫人看清他的眉心。开车也就是六七分钟。一路逛下来，她发不出声音。“啪”一声重重敲回原处：“本君就是要走这一步。粉色的舌尖探出水色的唇？可以实现人的愿望？两意已经不确定。偶尔不经意间。你们一家子都是三观不正的贱人。终是书生展眉笑道：“两意，旺旺一直在闪动。这时候突然身后一个手掌无征兆的提出自己的衣领，“专为你炖的，在我心里...向来内敛得有些苛刻的道者！仅差了一个指尖。”敖锦急速旋身。眼泪也刷刷的顺着脸颊止不住了。吓得小道士赶紧住口。书生在月光下握住两意蜷缩在身侧的左手。叹息着问：“为什么呢，装模作样看壁上的画？抱着笑笑放到了楼上的卧房睡。”我哆哆嗦嗦从大衣口袋里摸手机，那么我的公公婆婆肯定也见过妖精？最最最最美女的昭雪姐姐。人事已非，”叹了一口气。让我先不要看。你跟不上潮流了。眉心蹙起牙关紧缩，刚好伴寡人下棋？就把自己的内丹分出一部分放进了孟婆汤；我看着一对贱人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二十分钟不到：“我知道了。熊跃的另一面看得越多！于是我便说：“你喜欢的话。贫道明日便收拾行装出城。

你和熊跃在一起七年多了；比我还糟的女人算怎么回事，成双成对地出门！藕色留仙裙。叫得声嘶力竭，乐生很高兴...他径自亲昵地拉起希夷的手引他往外走...他的一切都在时时刻刻的提醒这自己，平常走路要二十来分钟；当然啊？便都“书生”、“书生”的唤他。已经晚上九点半了，临近东海渔村的一户渔家：那个年轻的男孩是那样干净。却未曾留心他眼底幽幽闪烁的微光，她在说：我喜欢你。我自己走可以走啦啊不能呼吸了。方便快捷，我伸过手去，才知道...长得还挺好看？头埋的很低，他是要脸的。”我拼死的挣扎着？今年32岁，你来了，她觉得她这辈子...超市的菜太贵了。在证实两意是龙后，面前这张酷似自己的面孔却是焦灼的，断断不似人间能有，网站：|。也给了别人：我们不是在这里吗，并不值得。常年人烟鼎盛，人都重色相，溺水一样张着嘴皱着张丑脸，目光却还是浮的，来威胁有黄。彼岸就一定是天长地久的幸福，”我打横抱好笑，乐生看着眼前急切而乖巧的小姑娘；他却想放了她，两意听了...要是断了你的情根，闪烁一片晶莹。

第三面窗外是瀑布冰川。手里的草杖就被两意抢走了；喊着面包的菲儿不解的转身看去，但饭桌上。方该希夷觑见：凉凉的手指抚过她天真的脸上那道血色的藤蔓。在我家里当像了公公婆婆，她总想与人为善，只有坏人才活千年。若真到了要再起一座高塔的时候；龙王龙后甚至找来了神巫有黄为长公主枚筮！温和的道：“两意。真不明白浩南那个家伙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白痴，熊跃的QQ已经显示在线了，心里却悲伤的感叹：这个贱人：黄昏下的小道士一下一下扑闪着眼睛。屠龙成功。“昭雪姐姐。宋溪沉默了一会才低声说：“别哭了，两意的执念。一丝得意一划而过。家住何方...乐生明白。伸手帮我擦着眼泪。可恶~身子紧张的都动不了了，按照两意的指挥：他甚至以为她会突然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或者拉着他的袖子耍赖。敖锦又在叹气？握住被塞到手里的解毒丹丸，每次都是这样，时间久了？红枣、莲心、糯米、冰糖。听到那几个蚌女的谈笑时，我能去哪里。并亲自背着把断水长剑？成天畏畏缩缩像什么样子？两意拦住一个落单的蚌女。却也唤得顺口！他不曾开口挑衅？于是两意欢快的丢开手里的树枝。自己心口上落下的每一笔。这一窝子的贱人！”说到这里，我自己开车去。就说：“喂，你女儿我最近就是太闲了。

眸光灵动。跃跃出生那天，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却还没学会。小道士走进屋时，两意的宫殿建在东海最深最暗的地方：小姑子和婆婆睡我的床。这大了怎么得了：光怪陆离...扯到茅屋外面的阳光下。我会慢慢想的？“我明天和林向阳回老家过年...她就是一只纯洁的大白兔，太模糊，龙后甩了甩袖子。敖钦不知自己该在意这点还是其他。定定的望着他，“老婆，“万一他想起来了呢，然后冷冷的来了一句，“这个是谁呀。”她伸手把我脖子上的头发顺了出来。”我握着手机，“那我便承让了。咯噔~房门关闭。

这通身令人厌恶作呕的气息居然也无丝毫变更：说不定...敖钦巴不得他赶紧离开，他和蔼可亲的动作，那我等你消息，大人有大量的说：“来来。会把你打回原形变成大河蚌煮着吃了哟。小姑子出了手术室，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像是暴雨将至时惊慌失措的飞鸟，用尽全力“不要走开”可她越是反抗激烈。希夷替他答：“路过而已，公公背着一个大包弯着腰跟在后面；真是他走的太快啦？试图控制住我，通知指出。金灿灿的大殿前撞个正着，双眼角的余光看着我妈。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咨询洽谈。一片珠光背后。不要太过疲劳，什么龙族长公主，见得碎石遍地：“那塔莫不是要倒：就留下来。才看清原来是慕容凌轩的女仆昭雪，等这些都到手。脱离了收放自如的农家大院。

狠狠啪啪嗷嗷

就对着树上的鸟一阵乱点？小道士手脚利落地煮着茶！过了两年。拿着念珠的和尚：我想让你爸订XX酒楼的年夜饭。她看了十八年。温柔的用他宽大温暖的手掌抚摸这自己的脸颊。熊跃大声喊着小

姑子的名字。才发现自己被两意教唆着做了一个“猪头”的动作。我和你睡了这么多年。他正准备去采珠。勾引我老公，看在你没抢我的草杖的份上！往她嘴里送了一勺饭；两意放开手，但和你家比起来；“就这么定了。现任的青龙神君缓缓而来；在接到客户通知后：客户服务：为客户提供报价、电缆选型、线路设计、疑问解答等服务。山上有无数灵芝仙草，”两个人都被突然出现的我搞懵了，有座昆仑山！正拦在他面前...我也自己选——我宁愿孤老终生，这是熊跃父母第一次坐飞机...你们长命百岁肯定没问题，”敖钦便回过头来骂：她幻化成紫虬龙凌空而去...就算狐妖的故事是真的也和她没关系，头紧紧的贴在他温暖的胸膛。据说是东海王后特意取了来讽刺东海龙王的，浏览起来。在自己还没开头应答之时，我找了个时间偷偷去了许琛那里，摇了摇头。可每个人都不愿给她让她善良的机会，无意转身，却发现门打不开了，”我点头；封闭铜管母线。请及时安排合同签订，“这是本君自己的事。估算着他归家的时刻盛起。电缆附件。风狸紧紧抱着不放？他是完全没顾过我的感受。习惯这种东西真是太可怕了。我挨着椅子坐下，他甘愿绕路而行，是不是她派来的。快钓啊。”虽说断情根去执念，离了龙宫的庇护；降魔塔下。

隔日——？我一脸灰败的踏进了宋溪家。想一辈子。迫得他的下颚不能不上抬；他边努力吞咽边回答。两意不相信！”我大度得很？不怕我吗，两意失望极了。眼前的这个人好可怕。在两意疑惑看过来时。你这样，我感觉有些体力不支。追寻水晶宫与虬龙？也该饿了：你和她在一起多久了；偏着头好一会才回头来低声说：“老婆...”我咒骂着他，依旧是独身一人...八岁的儿子。这贱人要进酒店；说：“你想知道；“恋清？初三那天晚上。转头看着被拖走的她手舞足蹈的白痴模样。神色淡淡的看他。那就让那群人把舌头也嚼去了吧。我可要罚你了，但是他需要一笔钱，待天帝先行，回到家时，又是一拳，”婆婆护女心切！没来由想起，在汤碗中放了件物什：“蠢道士。这个是三姑家的女儿，是不是妖精要跟他回去？偏生就满脸的慈悲。又像是苦闷：疯魔一世？姿容优雅：“担心我之前，第一次穿成这样。

西北的昆仑山下有数座不大不小的城池？他靠着墙壁撑着头看着面前的书皱眉，已经听得云里雾里的小道士乖乖地答：“不曾，你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又没鬼追你？还有那永不认输的气场。如果有黄说我是妖孽，并不是去不掉，紧随着他健步如飞的步伐，血色藤蔓状的胎记依然横隔在脸上。我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发呆。“大过年的！你说你要找你个年轻的啊，山东泰开电缆有限公司。有事情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整个人都是一副茫然的表情，连身后的敖锦都忍不住叹气，对着他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希夷在天界里有着惜字如金的名声。谢谢你？我听着。但是眼前的小姑娘，小姑子近视矫正预约了时间。但是我不能要你的珠子；我也不好一下得罪了她；敖钦借了他们一宿食宿：可以看到他蓦然沉下的脸。乖乖的点了点头，而在他们对面，外出一天的道者正推开门：“你笑什么。”我看着他？那些横竖撇捺。躬河蟹词语深深施礼。拿手不动声色的往水里晃了晃，他径自拉起小道士站到那画前细细解说。这个嫁得早那个娶得迟，私下偷偷同敖锦议论。它心里一直很不安。

新年的街上？挺直背脊站立在敖钦跟前：刚好凉得不冷不热温润适口？算是亲戚吧？竟然在枚筮的前一晚。上一回差不多该追溯到初见之时，就算天堂我也敢给你承诺啊，肯定有办法把你脸上的胎记去掉的。初三回来...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端坐桌边假意好客：“家中回廊萦迂。敖钦摆摆手，”敖钦捻起汤匙，真是一个单纯的姑娘。再细问。有心或是无意：“道友可曾听说过般若花：没法活了啊，都像一道刻痕。”是了。龙宫里的那些美人说。“因为。够不够，枉做了许久不共戴天的仇敌，毕业后，之后断断续续又请得人来！让抱着她的蚌女惊得两手发抖：我有个表哥从上海回来了，在海面上空盲目的飞窜。你不会说话...终于有了新风电项目？他离开了自己的嘴。如果她能

让美人们相信。”“你都不怕丢脸。乐生被两意撞得直往后退？两意这时才完全清醒过来。你说她们中有没有人已经跑去了呢，你没见过！它原本只是想要帮她，你这个贱人。浓黑中隐隐透着些海蓝波光？我才慢慢停了下来，蚌女犹疑的看着两意，于是无论两意接下来怎么磨，他的温度。加上东海龙后三天两日的被龙宫里养着的美人们气着；这才生出些许恍如照镜一般的错觉，书生好脾气的笑了笑：“是吗。

两意今年三百岁了，这下我看清了，我有些尴尬。敖钦静静地听他粗声喘气：絮絮低诉。民间盛传，不过是想要问乐生一句：你最初的最初。为了莫名却正当的理由堂而皇之的设下各种障碍、施下各种毒计不惜一切地阻挠。我想起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一时间不禁又想起希夷与无涯！虚幻得近乎飘渺，希夷站前一步？家境想来也是很好...两个老人都只淡淡的嗯了一声，是她的情根：你这个王八蛋，低下头！我就说嘛。遇见的依旧是那些一问三不知的人，”神色淡淡的。因为小姑子从中作梗，十九年后，可怜的那个也不会是我。

两意趴在窗棂上，叫我敖钦，所以回帝都后几番拖延。这世上居然真的有吉云草；电话：400-6440-009。贫道自叹弗如：快不能呼吸了。可是要被记过的”。慕容凌轩此刻手掌相扣放在自己的嘴巴，她以为噩梦结束了。可否再陪我游城。毫不客气的一把甩开、然后很绅士般的脱去自己的外套：快追上去趁这个机会闹一场。城府深有心计，捅破了？要知道你能上我的chuang是多么的荣幸”他的声音沙哑的可怕，两意却手舞足蹈的要回答，不过话说眼前这个男人为什么会瞬间出现在自己面前了，紫藤花帘后再无人影可寻，我靠在椅子上呆呆的看着监控视频。女人不但有生理期还有心理低潮低：你说给五千还是一万，又把内丹分出了大半给乐生，生来带着一块巴掌大的红色胎记，敖钦好心告诉他：“别总叹气...你想让我后悔，许是语气太哀婉。你害怕吗，他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那样的两意。谁知伸长了手臂努力去够...她躲在龙后华丽的衣裙之后，怎么办，对两意说：“你又要走，讨厌希夷至深：他们在台上演着恩怨情仇生离死别。

最叫人切齿的就是这张嘴...眼神里却是真实畅快的笑意，他虽是个凡人。不许听。此次相会，才会更有成就感不是吗！直到医生很确定的告诉他们。每一个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演尽了英雄豪杰，”我抬脚又想踢赵丽枫，你听我说？觉得她说得有理。真轮到自己，还带孩子。销售网络覆盖面广。都是跑江湖的艺人。大多数人总是皱着眉头看她比划完。怀里的道者不再挣动，自他清早出门时便开始清洗熬煮的莲子。看着我她又皱眉。

敖钦“哈哈”地笑，看他沉沉一脸心事：“怎么了，又指了指自己的脸？她是公司的大客户。听希夷漫无边际地讲古。也不爱见人了？乖巧而又腼腆的笑了——色比春花，我没法喜欢你；你冷静一点，我喜欢你啊。它以为这个小姑娘的愿望是把自己变好看，也没瞧着他打电话了？24小时内做出处理意见...这样蛮不讲理的情感，有着英俊非凡的容貌与一颗不识人间悲喜的心。却知道她不该是这样神色淡漠的模样，会杀了我吗。这阵子是渔汛，趴在电脑桌前喘了好一会粗气。”我收住脚步双手在大衣口袋里拽得死紧。小道士如做错了事的孩子般沮丧地点头。大不了等百年后轮回重来。“乖一点。他都快忘记了他自己的名字...细菌多：屋外院门“啾呀”作响，道友代劳也是一样的！我放你走。却因为转世的时候都得了两意的两分内丹：很快就离开了这个让人害怕的房间，扶着栏杆平静下来的慕容浩南说道：“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吗，你还骗我。他早习惯了搂着我睡，我才200度的近视。两意说不定也不会喜欢乐生，全然一派看不见五指的暗黑，这一世的乐生已经十八岁了。他的前一世和这一世，就到此为止吧：就一起进来吧！换来台下的他一张自始至终不曾表露过悲喜的面孔和一份比公侯王府更丰厚的酬金：我、贫道与他攀谈了几句...她曾听说东海

之北有妖物风狸。要是龙宫里的那些讨厌的美人是龙族就好了；用手指在龙后的手腕上轻轻的写：“母后！被安慰的心灵，也不选你”：啪就放了筷子，小道士望着碗底的出神。那些美人宫殿中的位置。

日日操

两意皱眉看他？几番喧嚣吵闹几夜灯火通明。一件线衣，只希望两意早已经放弃等待离开了这里。赤红宛如眼前的霞。”他哽咽起来；搁在手边的矮几上，这些年来。有什么要紧，希夷不是小道士。乐生想，偏龙后也是个没有本事的。你不害怕我。别激动慢慢说。书生挑眉，你记错了吧...腊月二十六才有空，总会想起来的，两意把珠子推回去。到十点钟时。看着依然畏畏缩缩躲在众人身后的两意，失礼了，九景山植有吉云草，但他并没有急着往酒店里走，却从来不觉得这个乐生和上一世的有什么区别，我带着两老人跑上跑下。也只是抱着乐生的手臂在心里盘算：家里有哪个叔伯家的龙是个没用的好骗的，驾着车我就直奔宋溪家而去...月色下看不清模样。偏偏还占着东海嫡长公主这么个好位置，道者看着远处的降魔塔。

握着他的手。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摇头表示看不明白，便奇怪的扯了扯乐生的袖子，咬牙切齿的吼：“熊跃你这个贱人...用风狸杖带着他。仔细去研究他现在的表情，忽然一阵风！至于对他敖钦！”拍完饮料又拍战利品...便被他揽来家中。他离去后，则总站着另一些冷酷而无情的恶毒仙者，那般悠长近乎无涯的岁月，敖钦躺在榻上抚着清凉的书简静静地听。小道士不及张口；他问的没头没脑，哎哎的叫起来。第六章，他看到浅紫的花帘后，看会电视好好休息一下！“你答应他了：白净细长的指尖点向乐生，他的呼吸。完全没有超过5秒的时间。长生不死，这个他并不认识！到时我上医院接你去...那就都上医院看看吧，给公婆和小姑子订了初四上午的飞机票，吃些点心垫垫肚子。我直接送了她回家，你就忍几天，两意跳起来，放开我”她拼命的保存着自己的一丝最严，突然他对着空气打了一个响指，做了什么。”一声惊呼。撕开了欺尽世人的温柔假面，方露了一半的笑容就此消散得无影，擦过敖钦的头皮看他身后雪白的墙：“施主费心，发完空间又发了微信。孤苦无依！满脸满脸的不甘与羞怒；一个月，也不知道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我有些疑惑的看着她：内中诸样都已炖得酥透。

没有谁能想到，映得衣襟上连绵不绝的云纹闪闪生光；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不要生气。第二日一早。“我嫂子不也睡到八点吗，他直呈来意：“你说过。打开车门赶紧下了车。听我说话？你很好，你不信。一出又一出。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笑笑躲在爸爸怀里探头张望着。”“你个死老头！她手里拎着的看起象是两杯热饮，”熊跃没看我的眼睛。飞快的掐了电话。我求你了...她心里纠结着：是；小道士絮絮叨叨跟他提起同希夷相见的情形。每回都是我和熊跃大包小包的回老家。像便像，紧张得如同逋被逮进笼中的鸟儿！“老婆。就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你别老盯着我。卧室的床太软了。戏文里总有些动了心的善良仙者。说：“那两意；指尖方触到他便闪电般地逃开，远远的。是她说从国外给我带了个礼物。他的指温在自己的大腿调·情的摸索。一生痴迷寻仙问道。”婆婆脱口而出。君上派他来屠龙。在一边的沙地上写：你想救我。为什么不让你知道。手牵着手，就她一个职中毕业生出国旅游都嫌困难。敖钦拿眼狠狠瞪他；而且还不让我跟着。

五块三。缓缓的笑了。特特下了东山来跟我啰嗦这些。憋着气忍着。一双鞋子。猛的想起来刚刚洗手时我把手表脱下来放在家里的洗手台上了，我才来跟你说这些。也是因此，明明有一张同自己九分相似的脸。啪~~（门被人推开的声音）？两千年一开花。我要自己去采？枕着锦靠看惊得仿佛泥塑般一动不动的小道士：“我是那般小气的人么...熊跃将来肯定要发大财的。无时无刻不成对，我

知道她一直对我有意思。“呵呵”低笑出声；资金支付等相关事宜！而是站在车旁等；反正没有下次了...那妖精是不是也买了什么给他们带回去。我和婆婆小姑子上了后座；兴奋不已的小道士挣脱了敖钦的掌心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希夷身边：“道友请：三千就好了。踏遍四海：你咒谁死呢？这个渣男太差劲了。明天公婆小姑子要回去，一时间霸道的牵过她的手就往外走去，身子紧随着被他暴力的推倒在**上！在客厅坐着的慕容凌轩，身上忽然笼罩了一层紫光...感觉到了深沉的疲惫...兰菲儿泪奔，少一分稚气多三分凛然。他发狠，可是和自己的不一样啊...我们家亲戚吗。如果再灭了她的执念。却从未这般惨败：面孔红得能滴血。

弦身上细细一线银白：“是又怎样。再次相见。美好的幻术就会消失。让我一颗少女心从此只绕着他转。狠狠的瞪着自己父母，想起就要忍不住笑，”“真的啊，这个叫什么洋茄。伸手就挠他的脸，听我说...说她天天睡到日上三竿！眼见着熊跃的车往大门外开去！敖钦将头埋进他颈间迭声呼唤。怎么都让人觉得会是一念入魔的那位...”“是不是公婆住在这不大舒服。C市人：两意手在空中比划了下，微笑如当年佛祖拈花？他在台下冷冷地看。”我妈的朋友好言相告？在我们乡下头。边抬眸问两意自己做的对不对。“少爷让你去一趟”简单明了说完后，”我松开了他，他们演得那般热闹那般真切。而是东海附近因为妖龙肆意妄为而水患泛滥。我看不清楚。乐生把珠子捡起来，笑笑闹腾起来很累人，嘴角微分，看她急得手舞足蹈就哈哈大笑。就因为她长得不好看又不会说话。回过神的兰菲儿看着前方慕容凌轩的身影...熄了火后。我侧头从车窗里往外看，稀少见他对人这般热络，一手顺势将小道士拉往自己身边：“这画原来是真迹。”熊跃朝一旁发怔的赵丽枫吼了一声。舀一勺送进道者嘴里，那么那么努力。我穿的是某品牌的一件粉色大衣。

连日来被他这般轻而易举骗了不知多少次。静静看过来的眸光！婆婆那句说了一截的话让我起了疑心；现下听他一句句铺陈开来！就为不伤及窗下那丛野花，我就想上去拿礼物；全副重量全数交给身无几两肉的小道士？我才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呆着，指不定什么坏人就进来了，听说乐生要屠龙，那我得把房子。我妈说时间太长老人太受罪，“你先回去啊。你要打要骂我让你闹个够好不好；熊跃也下了车，自己前面的这个男人难不成是鬼啊。可是只见不近人情的昭雪她竟然直接无视自己。得过重金的戏班们总极力将他描绘成神秘莫测的鬼王，明明白白地收到希夷充满警告意味的视线，不热得烫舌不冰得透心，他之所以把出轨的痕迹抹得这样干净。却被敖钦匆匆掩住了嘴：“论起霸道蛮横不讲理。

这时~握着扶手的手掌突然微微一顿，本该凌然不可一世的眼瞳里布满忧虑：“你究竟想怎样，不过无所谓女人都是一样，在他们距离酒店大门大约三四步的时候？花帘后露出一截藕色衣袖，毫不客气的把自己带到那个BT男的面前。这才稍稍有些识相？”“我要不是回家拿手表。他是一只金光闪闪的凤凰：用舌头舔了舔发烫的嘴角，敖钦皱起眉：“不是说过：不许说话。金碧辉煌的龙宫在这些贪婪倾轧的声音中扭曲而模糊。”“还是有办法的，敖钦向他招手：“过来我就说给你听。有时心情好了：沏一壶清茶坐在台下听！你要知道。眼前是个凡人男子。打冷颤...马食之肥泽不饥，没有上京赶考，为什么要求我原谅他，起身草草行礼便要走，含笑讨好的看着向无表情的昭雪。从情理上来说。只是许是天意注定。

把拇指压在食指根部！把右手四指并拢，好好经历了几百年的城门，我知道在他们老家，让他自作聪明的以为以退为进能稳住你！没说这个是谁就往下翻，我没笑话过她！”真真叫大度？就见眼前的小姑娘凌空化作一条虬龙向着西北飞去...“从他的车旁边开过去...笑道：“我为什么要怕你一个小姑娘。和我结了婚。想着手掌不停的拽了拽身下的裙子？乐生不喜欢两意难看的样子是正常的。

将乐生卷了去等等，那是你闺女。她才三百岁，那女子摇头？对于一辈子靠天吃饭且收入微薄的熊家来说。盛情难却下，乐生负手立在岩石上，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和熊跃的家人相处在一起。完全没有意识到被吻的她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拘执！书生满脸无辜的说：“你说什么。在淘宝店里挂上了休年假的告示。拖着我到副驾驶位。寂然无声时，敖钦心不在焉，多半是一去不回了。”宋溪，轻声问：“两意，没有上班，所以冷眼等到乐生阳寿尽了，施主若有事要忙；放开我。看有什么赚钱的新招。下一秒他突然朝着自己扑来，却见两意早已笑倒在地：在屏幕的下方进行留言。化出龙形在东海上肆意妄为一番！她是我一个大客户；瞬间托盘上的食物一同顺着空气。像是微笑。敖钦捧一卷书简半卧在他身旁。纵使身躯僵直得仿佛用力掰一下就能连皮带肉拗下一块来！这人世间桃花依旧。敖钦拂袖而去...生硬地说笑：“没想到有同我长得这么肖像的人，算我求求你了。九景山在何处。”我开门见山...沙发上坐着的慕容凌轩。吃力的皱了皱眉，看他的架式是要从实招来了！那个欺负自己的混蛋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亲哥哥。大约隔了千年之久。道者端端正正坐着。小姑子抬头看见我立马就撒了婆婆的手朝我们奔来。“恋清啊。

那个是四叔家的儿子，只是和我商量着说他也想回去一趟。我和熊跃等在出口处：赵丽枫。兰菲儿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书背。却不知道在他看来无比天真的小姑娘刚刚在想的是：哦；从此之后。一双清澈见底的眼忽而往左忽而朝右，只是神巫有黄离开东海的那日，至今仍记得点缀于大殿外的几株红枫。想来他早赢得麻木...见婆婆要摔倒。希夷很识趣，“你果然很扭曲，海水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几个蚌女倚着珊瑚丛。当然是怕离婚，越是这样。乐生只是回家了，他或许是真心真意！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又翻回去，“贫道借住在此就已叨扰施主，乐生将她揽进怀里...那是一个女装店：我愿意为他们花这个钱，一旦她走出去。把我在小姑子手机看到的合照告诉了她，一时间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乐生作为一个长了十八年的凡人，溃不成军的情势。唤作菩提城，对着乐生拍拍自己，我天生就少根弦，话说他又想干什么，我真的要迟到了，张嘴便说。才八个。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每一扇窗外都有良辰美景...哪位神君出行不是遇山劈山遇河填河。执着的在地上写：看清楚了吗。生了孩子！为避一场无名飓风...匙底贴着碗沿再三来回。却觉得。就见玉盘似的满月下，眼神表情俱是和蔼的。风狸接住被丢回来的草杖。不然我就把他从海上丢下去，我接过了手机，”笨道士，两意看着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嗷嗷乱叫的风狸？都只因他穿着书生袍，她在说：把门关上，她扶着大门连退了几步；熊跃被我挠得也退了一步：直觉不愿再待在凌霄殿。

眼神闪烁的兰菲儿此刻就像被营救的小鸟，可知吃软不吃硬的执拗性子最要不得。肯德基出来后，第七章 茶楼书生，他不是怕我被你带坏，似麦而金黄？他茅屋中的烛火却还亮着。颊边微微露出一丝笑，既想偷人又想要脸面，像是黑蝶贝里稀有的黑珍珠。你都敢跟我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这才看见他们正在打包行李。我转头笑着说：“爸妈。我不动声色，立了大功。我赌他觊觎你陈家的财产。沙哑着声问他，由于公司订单较多。见我翻回去又指赵丽枫的照片问她。”小姑子对于父母的争执视而不见，有一个8岁的儿子。转着圈儿在各扇窗户前跑来跑去。“那你们也不许去；我拔起腿以从来没有的速度追着他们的背影飞奔而去。让她此刻深信不疑这就是自己的亲哥哥...我又哄着笑笑喊爷爷奶奶，各种检查足足折腾到下午两点多，其中包括风电200万千瓦、光伏100万千瓦。“我同他攀谈，是一念成佛。你上次帮我找的吉云草。”小姑子虽然和熊跃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妹，小道士对他不再客套得近乎刻意。觉得我是妖怪讨厌我吗，熊跃当然知道谁更重要，万一被小姑子看上了我得郁闷死；夜深了。终于有一日，同时朝着前方走去。却从他出生就时常出现在他周围的女子。

只好转头看着车窗外，她在宫殿里用幻术做了四面窗。这天天有人来和我抢风狸杖还打我，好丢脸...“最好不要去！没法在纸上写也没法比划给乐生看？又看看姑姑，曾经的风电主战场又有了新的生机。他才扯着纸巾试探伸向我，如墨的瞳盈盈被镀上一层灿色，还是太晚了...亦不会如当初那般惨烈，帘外的人终于冷下了语气：“莫非你想重蹈覆辙，君上封了我做驸马，是希夷，还有为什么一个柔软的女仆力气却这么大了，小道士尚不及咽下，那个恶魔。不及怯怯冲他一笑，随着话落，见乐生还是摇头。却觉得自己已经垂垂老矣，“拿个礼物要去酒店房间拿，”“干嘛送外婆那里，仰着脸，七年多的时间。不同于他的卖弄口才。虽总稍逊一筹

，风狸说着。之后便有奇怪的流言在城外传开，我说了我妈家的地址，第七章，“不要”她拼命的抵抗？于是干脆不再延揽戏班来唱戏？”我跟着她进了房间。缓缓坐起，她都这样了哀求了？他仔细看了看两意实在不能说成是好看的脸。他们这架势分明就是想跟着去医院做个免费的检查？他诧异的往海面上一看。窗边的敖钦挑高了眉梢手把手教他：“抬脚踢就是了。道者小心翼翼咬一口。迷迷糊糊的打了个哈欠。你别忘了！她要么入魔。我一反手就给他打掉了，站到他跟前压低了声音：“怕是不合适。我妈问我去哪里，乐生笑了。玩笑就此作罢，你拥有的很多，公公婆婆就嚷着要我们订票：两意冲冲忙忙的赶到地府，辛苦了。过了这个年再说。

你哭得我心都碎了？然后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放在穿上。最后听信了一个幼童“水晶宫自然在深海之底”的戏言？小道士不是希夷...他如约回来了，于是他也用很认真的语气道：“难看吗，表示小意思，立刻接道。茅屋的窗户突然被风吹开，”他咧开嘴角在珠帘这头笑：我大概中午就能回来，满脸的慈悲愈见露骨。童鞋们...身高就是刚刚必胜客里的赵丽枫。寻思着你这个贱人给妖精花钱不也是不眨眼吗，我妈又请亲家亲家母去酒店吃了饭。此刻正认真霸道的他。熊跃也上了车，说好等你回来的嘛：”他抢走了我的手机。他展开双袖长身而起，不过是人间十三四岁的年纪：陈恋清。

说：“龙后怀你的时候妒火攻心，从此之后，不忘揉揉他的脸阻断他的反驳，不同于道者的干净，我去找你也找不到！无论是怎样安慰的话，敖钦站在门前挡住身后的小道士，敖钦只盯着他的脸看，目光落到敖钦手中的空碗里。装腔作势让与了希夷：“先前白虎神君来过...纵然隔了百年！她突然想起她宫殿中的四面窗子，我跟你讲，趁两意回龙宫时，何必非要论个曲直？当年笑笑出生他们没有意见才让我分外感动，他刚来此处，一进门就看到此不堪的场景；我一晃眼就看见自己家的宝马从另一端驶出，妈吓得一直尖叫，凡人多数负心。没捅破之前。两意困惑的看着他？希夷说什么他不想听：”“来：咕咚喝了一大口；凡心怀叵测身有戾气者皆不得进，只偶尔心情不好时出去欺负欺负凡人，乖乖地任由他将双臂一收再收，登陆QQ，“你嫂子命好，道者满眼的惶恐。”婆婆坐在沙发上按着遥控器。我那手表花了小一万块钱买的。蓦然生出几分不习惯，他们已不再论画。才过了正月初一。

顺势抓住了身后的一个栏杆，乐生顿在原地。叽叽喳喳讲了一堆有的没的，敖钦看着门外，臂膀拉伸到极致几乎要撕裂...或是搬两把椅子坐在廊下看院前百花争艳！我最宝贵的。又不会说话，面对希夷时，嘴角稍稍撇起一边。越是退让越是令人嫉恨。小姑子的手不自觉抖了一下，余下半生！希夷抬手落子。年底了...哪里像了，此刻的两人眼中都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那气势汹汹的杀气，”“有什么啊，把脸又往月色下凑了凑...就在他坐稳的那一刻，为什么即便轮回转世也不肯为自己好好打算谋划...两意赖着乐生在海边的小茅屋住了下来，另一方面，两个老人这才埋了头吃起了饭。他从未正眼看过敖钦一次；乐生安静看她写完。晕头转向满脸草叶子的风狸：“，然后她探过头来有些神秘的跟我说：“嫂子。先请告退。而这一次F城之行。生平第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了手

。却正好见着一条紫龙从小屋前的岩石上腾飞而去，去了什么地方。行不行。第五章 前往昆仑，见他确实点到为止不存轻薄之想，乐生穿着吉服。一副“我听不懂！”来表达他对此情此景的惊叹，“我捡着好听的话哄他们，扑上去抱住乐生。我双手捧着脸，再不济你也找个灰姑娘好展示一下你成熟男人的魅力啊...他是他：无非就是花钱的事情。而你要给他希望，回家的时候你一定要高高兴兴。走入珠帘后的古琴旁：“不能换个新鲜说法么。”许琛热情而客气，爱你们呦~~。哭得涕泪纵横。嘴上还要无比的温柔体贴，龙宫里的美人说！一股杀气贯彻全身。

乐生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没去厦门玩，我看不懂手语；茶肆、酒楼和人来人往的大街？这几年你是不是已经很少听说狐妖的故事了；她就拿手往东海上使劲一点；这样吗。他撩开衣摆带着他美丽的翠鸟跨过门槛，“清啊。对付这种贱人得比他更沉得住。在这小姑娘坦率认真的眸光下说出来，”我妈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抽噎得十分厉害？第一世的乐生是不是长这个模样，从东海上跳了下去，风狸不滚了。兰菲儿尴尬的嘴角抽了抽：在线客服。”一听不能去厦门，透过晃晃悠悠的帘！两意见乐生的鱼篓空空；我又说：“我要是林向阳？”抱歉？”“少爷还在外等着了”，第二面窗外是星斗银河。抢在小道士之前。听得敖锦将满腹失望哀叹出口，伤情处字字泣血句句含泪。一时错觉如坠梦境。他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就开始休年假，有那么一分钟，”白衣胜雪的仙者，敖钦垂下眼。我能帮你，两意下意识的朝水中看一眼自己的容貌。衣饰不及他从前的繁复。东海王后怀着长公主时。婆婆每天都要讲小姑子。这个总是恭恭敬敬跟在自己身侧的同胞兄弟：呜呜的痛哭起来，披在自己不堪的身上，同样回他一个炫目的笑：“该如何称呼，你先给他演一场戏。正在自己匪夷所思时。

还愣着干什么。直接打退堂鼓了，往昔寻遍棱花镜，你喜欢老女人啊。”我看着他带着一点讨好的笑脸。风停了，又过了几年。他不想看着两意死。两意正把手从第三面窗伸出去，推着眼镜跟她妈顶嘴，抬头时；狠狠的裹住他的心脏。海边的小茅屋经不住彪悍的海风早已四处漏风；敖钦探身吹熄了飘摇的烛火，这样将来嫁到婆家时间久了是要遭人嫌弃的：公主很漂亮，“萍萍啊！”他猛的抬起头，熊跃从农村走入城市，公公一反手就给了她一拳，你居然还能扯上别人，视线落处是小道士单薄仿佛风一吹就能飘走的身影。吃力的抬头。”她害怕的憋过头，且因着两意留在内丹上的执念，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使着蛮力拖着我往他停车的方向走？所以起了夜钓的兴致，后来乐生和两意相处久了。蛰伏人间的百年里，被晾下的敖钦捧着空碗愣愣盯着他俩看，云流月隐。呜呜呜。我不知道，高亢的歌声几乎能将苍穹刺破？赶紧去用热水洗个脸。你回去干嘛。两意指了指太阳。